

經部

御製律呂正義後編卷八十二

樂制考五

南朝宋

齊

梁

陳

北朝魏

齊

周

南朝宋

武宗永初元年定廟祀樂

有司奏皇朝肇建廟祀應設雅樂乃晉樂也太常鄭鮮之等各撰立新歌黃門侍郎王韶之所撰歌辭七首並合施用詔可有司又奏依舊正旦設樂改大樂諸歌辭詩王韶之立三十二章合用教試日近宜逆誦習輒申攝施行詔可又改正德舞曰前舞大豫舞曰

後舞

文帝元嘉二十二年始備郊廟之樂

江左二郊無樂宗廟有歌無舞是歲南郊始設登歌

帝初命大樂令鍾宗之更調金石治書令史奚縱又

改之十八年有司奏二郊宜奏登歌更議宗廟舞事

江夏王義恭等立議同未及列奏值軍興事寢及是

詔御史中丞顔延之造歌詩廟舞猶闕

孝武帝孝建元年議郊廟樂舞

有司奏前殿中曹郎荀萬秋議郊廟宜設備樂帝使

内外博議竟陵王誕等並同萬秋議建平王宏議以凱容為韶舞宣烈為武舞祖宗廟樂總以德為名皇太后奏永樂永至等樂仍舊皇帝祠南郊及廟迎神送神並奏肆夏皇帝入廟門奏永至皇帝南郊初登壇及廟門中詣東壁奏登歌其初獻奏凱容宣烈之舞終獻奏永安送神奏肆夏詔可又使謝莊造郊廟舞樂明堂諸樂歌辭

二年郊廟初設備樂

有司又奏郊廟舞樂皇帝親奉初登壇及入廟詣東壁竝奏登歌不及三公行事建平王宏重議公卿行事亦宜奏登歌有司又奏元會及二廟齋祠登歌依舊竝於殿庭設作廟祠依新儀注登歌人上殿絃管住下今元會登歌人亦上殿歌絃管住下詔可

按前書元嘉中始備郊廟之樂矣於是而書初設者以前者雖備猶未設也謹仿朱子綱目書初之義

順帝昇明二年定音樂

先元徽中大樂雅鄭共千餘人後宮雜伎不在其數

尚書令王僧虔奏朝庭以宮懸合和鞞拂節數雖會

慮非雅體今之清商實由銅爵中庸和雅莫近於斯

而情變聽移亡者將半民間競造新聲煩淫無極宜

命有司悉加補綴從之

宋書律志道始於一一生二二生三三三而九故黃鍾

之數六分而為雌雄十二鍾鍾以三成故置一而三

之凡積分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為黃鍾之實故
黃鍾位子主十一月下生林鍾林鍾之數五十四主
六月上生太簇太簇之數七十二主正月下生南吕
南吕之數四十八主八月上生姑洗姑洗之數六十
四主三月下生應鍾應鍾之數四十二主十月上生
蕤賔蕤賔之數五十七主五月上生大吕大吕之數
七十六主十二月下生夷則夷則之數五十主七月
上生夾鍾夾鍾之數六十七主二月下生無射無射

之數四十五主九月上生中呂中呂之數六十主四月極不生極不生鍾律不能復相生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角生姑洗姑洗生應鍾不比於正音故為和姑洗三月應鍾十月不與正音比故為和和徙聲也應鍾生蕤賓蕤賓不比於正音故為繆繆音相干也周律故有繆和為武王伐紂七音也日冬至音比林鍾浸以濁日夏至音比黃鍾浸以清以十二月律應二十四時甲子中呂之徵也丙子夾鍾之羽也戊子黃鍾之宮也庚子無射之商也壬子夷則之角也古人

為度量輕重皆生乎天道黃鍾之律長九寸物以三生三三九三九二十七故幅廣二尺七寸古之制也音以八相生故人長八尺尋自倍故八尺而為尋有形則有聲音之數五以五乘八五八四十尺為匹匹者中人之度也一匹為制秋分而禾標定（標禾穗芒也）標定而禾熟律之數十二故十二標而當一粟十粟而當一寸律以當辰音以當日日之數十故十寸而為尺十尺為丈其以為重十二粟而當一分十二分而

當一銖十二銖而當半兩衡有左右因而倍之故二十四銖而當一兩天有四時以成一歲因而四之四四十六故十六兩而一斤三月而一時三十日一月故三十斤而為一鈞四時而一歲故四鈞而一石其為音也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為六十音因而六之六六三十六故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故律歷之數天地之道也下生者倍以三除之上生者四以三除之揚子雲曰聲生於日謂甲己為角乙庚為商丙辛為徵丁壬為

羽戊癸為宮律生於辰謂子為黃鍾丑為大吕之屬聲以情質質正也各以其行本情為正也律以和聲當以律管鍾均和其清濁之聲聲律相協而八音生協和宫商角徵羽謂之五聲金石匏革絲竹土木謂之八音聲和音諧是謂五樂夫隂陽和則景至律氣應則灰除是故天子常以冬夏至御前殿合八能之士陳八音聽樂均度晷景候鍾律權土灰效隂陽冬至陽氣應則樂均清景長極黃鍾通土灰輕而衡卬夏至隂氣應則樂均濁景極短蕤賓通土灰重而衡

低進退於先後五日之中八能各以候狀聞太史令封上效則和否則占候氣之法為室三重戶閉塗釁周密布緹幔室中以木為案每律各一內庳外高從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莩灰布其內端案歷而候之氣至者吹去散人及風所動者其灰聚殿中候用玉律十二唯二至乃候取弘農宜陽縣金門山竹為灰

舊律度	新律度	舊律分	新律分	新律小分
黃鐘九寸	九寸	十七萬七千一	十七萬七千一	十三十六

百四十七　百四十七

林鐘六寸　六寸一釐　十一萬八千九十一萬八千二百

十八　九十六二十五

太簇八寸　八寸二釐　十五萬七千四十五萬七千八

百六十四　百六十一十四

南呂五寸三分　五寸三分六釐　十萬四千九百十萬五千五百

三釐少彊　少彊　七十六　七十二三

姑洗七寸一分　七寸一分五釐　十三萬九千九十四萬七百六

一釐强　少强　百六十八　十二三十八

應鍾四寸七　四寸七分九釐九萬三千三百九萬四千三百

强　一十二　五十七

蕤賓六寸三分　六寸三分八釐十二萬四千四　十二萬五千六

二釐强　少强　三十六　八六

大呂八寸四分　八寸四分九釐十六萬五千八十六萬七千二百

二釐大强　大强　百八十八　七十八三十一

夷則五寸六分　五寸七分弱　十一萬五百九十一萬二千一

一釐大彊 十二 百八十一二十

夾鍾七寸四分 七寸五分八釐 十四萬七千四 十四萬九千二

九釐少彊 百五十六 百四十四九

無射四寸九分 五寸九釐半 九萬八千三百 十萬二百九十

九釐半彊 四 三十四

中呂六寸六分 六寸七分七釐 十三萬一千七 十三萬三千二百

六釐弱 十二 五十七二十五

黃鍾八寸八分 九寸 十七萬四千七 十七萬七千一

八釐弱　百六十二　百四十七

三分之二分二千四百八十四三分之一

論曰律呂相生皆三分而損益之先儒推十二律從子至亥每三之凡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而三約之是為上生故漢志云三分損一下生林鍾三分益一上生太簇無射既上生中呂則中呂又當上生黃鍾然後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今上生不及黃鍾實二千三百八十四九約實一千九百六十八為

一分此則不周九寸之律一分有竒豈得還為宫乎凡三分益一為上生三分損一為下生此其大畧猶周天斗分四分之一耳京房不思此意比十二律微有所增方引而伸之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至於南事為六十律竟復不合彌益其踈班氏所志未能通律呂本源徒訓角為觸徵為祉陽氣施種於黄鍾如斯之屬空煩其文而為辭費又推九六欲符劉歆三統之數假託非類以飾其說皆孟堅之妄矣

宋書律志所載笛制黃鍾之笛正聲應黃鍾下徵應林鍾長二尺八寸四分四釐有奇周語曰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主聲調法以黃鍾為宮則姑洗為角翕笛之聲應姑洗故以四角之長為黃鍾之笛也其宮聲正而不倍故曰正聲

正聲調法黃鍾為宮第一孔應鍾為變宮第二孔南呂為羽第三孔林鍾為徵第四孔蕤賓為變徵第五附孔姑洗為角笛體中聲太簇為商笛後出孔也商聲濁於角當在角下而角聲以在體中故上其商孔令在宮上清於宮也然則宮商正也餘聲皆倍也是故從宮以下孔轉下轉濁也此章說笛孔上下大律之名也下章說律呂相生笛之制也

正聲調法黃鍾為宮作黃鍾之笛將求宮

孔以姑洗及黃鍾律從笛首下度之盡二律之長而爲孔則得宫聲也宫生徵黃鍾生林鍾也以林鍾之律從宫孔下度之盡律作孔則得徵聲也徵生商林鍾生太簇也以太簇律從徵孔上度之盡律以爲孔則得商聲也商生羽大簇生南吕也以南吕律度從角孔下度之盡律爲孔則得羽聲也羽生角南吕生姑洗也以姑洗律從羽孔上行度之盡律而爲孔則得角聲也然則出於商孔之上吹笛者左手所不及也從羽孔下行度之盡律而爲孔亦得角聲出於附商孔之下則吹者右手所不逮也故不作角孔推而下之復倍其均是以角聲在笛體中古之制也音家舊法雖一倍再倍但令均同適足爲倡和之聲無害於曲均故也周語曰匏竹利制議宜謂便於事用從宜者也角生變宫姑洗生應鍾也

上句所謂當為角孔而出商下者墨點識之以應變律也從此點下行度之為孔則得變宮之聲也

宮生變徵應鍾生蕤賓也 以蕤賓律從變宮下度之盡律為孔則得變徵之聲

十二笛之制各以其宮為主相生之法或倍或半其使事用例皆一者也

下徵調法林鍾為宮 第四孔也本正聲黃鍾之徵徵清當在宮上用笛之宜倍令濁下故曰下徵下徵更為宮者記所謂五聲十二律還相為宮者然則正聲調清下徵調濁也

南呂為商 第三孔本正聲黃鍾之羽今為下徵之商

應鍾為角 第二孔也本正聲黃鍾之變宮今為下徵之角也

黃鍾為變徵 下徵之調林鍾為宮大呂當變徵而黃鍾笛本無大呂之聲故假用黃鍾以為變徵也假用之法當變徵之聲則俱發黃鍾及太簇應鍾三孔黃鍾應濁而太簇清大呂律在二律之間俱發三孔

而徵碰礎之則得大吕變徵之聲矣太簇為徵笛後出孔諸笛下徵調求變徵之法皆如此本正聲之商今為下徵之徵姑洗為羽笛體中翕聲也本正聲之角今為下徵之羽也蕤賓為變宮附孔是也本正聲之變徵也今為下徵之變宮也然則正聲之調孔轉下轉濁下徵之調孔轉上轉清也清角之調以姑洗為宮即是笛體中翕聲也以正聲為角於下徵為羽清角之調乃以為宮而哨吹令清故曰清角唯得為宛詩謠俗之曲不合雅奏也蕤賓為商正也林鍾為角非正也南宮為變徵非正也應鍾為徵正也黄鍾為羽非正也太簇為變宮非正也清角之調唯宮商及徵與律相應餘四聲非正者皆濁一律哨吹令清假而用之其例一也凡笛體用角律其長者

八之蕤賓林鍾也短者四之其餘十笛皆四角也空中實容長者十六短笛竹宜受八律之黍也若長短大小不合於此或器用不便聲均法度之齊等也然笛中率上大下小不能均齊必不得已取其聲均合三宮一曰正聲二曰下徵三曰清角二十一變也宮有七聲錯綜用之故二十一變也諸笛例皆一也伏孔四所以便事用也一曰正角出於商上者也二曰倍角近笛下者也三曰變宮近於宮孔倍令下者也四曰變徵遠於徵孔倍令高者也或倍或半或四分一取則於琴徵也四者皆不作其孔而取其度以應進退上下之法所以協聲均便事用也其本孔隱而不見故曰伏孔

大呂之笛正聲應大呂下徵應夷則長二尺六寸六

分三釐有奇周語曰元間大呂助宣物也

太蔟之笛正聲應太蔟下徵應南呂長二尺五寸三分一釐有奇周語曰太蔟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

夾鍾之笛正聲應夾鍾下徵應無射長二尺四寸周語曰二間夾鍾出四隙之細也

姑洗之笛正聲應姑洗下徵應應鍾長二尺二寸三分三釐有奇周語曰三間中呂宣中氣也

蕤賓之笛正聲應蕤賓下徵應大呂長三尺九寸九

分五釐有奇周語曰甤賓所以安靜神人獻酬交酢變宮近孔故倍半令下便於用也林鐘亦如之

林鐘之笛正聲應林鐘下徵應太簇長三尺七寸九分七釐有奇周語曰四間林鐘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

夷則之笛正聲應夷則下徵應夾鐘長三尺六寸周語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州平民無貳也變宮之法亦如甤賓體用四角故四分益一也

南呂之笛正聲應南呂下徵應姑洗長三尺三寸七分周語曰五間南呂贊陽秀也

無射之笛正聲應無射下徵應中呂長三尺二寸周語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

應鍾之笛正聲應應鍾下徵應蕤賓長三尺九寸九分六氂有奇周語曰六間應鍾均利器用俾應復也

荀勗以魏杜夔所制律呂檢校太樂總章鼓吹八音與律乖錯始知後漢至魏尺度漸長於古四分有餘夔依為律呂故致失韻及部佐著作郎劉恭依周禮更積黍起度以鑄新律既成募求古器得周時玉律

比之不差毫釐又漢世故鐘以律命之不叩而自應
初朂行道逢趙郡商人縣鐸于牛其聲甚韻至是掇
得此鐸以調律呂焉
晉武帝以朂律與周漢器合乃施用之散騎侍郎阮
咸譏其聲高非興國之音咸亡後掘地得古銅尺果
長朂尺四分時人咸服其妙
元康中裴頠以為醫方民命之急而稱兩不與古同
為害特重宜因此改治權衡不見省

黄鍾箱笛晉時三尺八寸元嘉元年太樂令鍾宗之減為三尺七寸十四年治書令史奚縱又減五分為三尺六寸五分列和云東箱長笛四尺二寸也太蔟箱笛晉時三尺七寸宗之減為三尺三寸七分縱又減一寸一分為三尺二寸六分姑洗箱笛晉時三尺五寸宗之減為二尺九寸七分縱又減五分為二尺九寸二分蕤賔箱笛晉時二尺九寸宗之減為二尺六寸縱又減二分為二尺五寸八分

按史記有書前漢有志後漢有司馬續漢志惟三
國無志晉書尚未修成沈約樂志二卷凡載魏晉
樂制頗詳惟是吳蜀並稱三國樂制何無一傳豈
兵戈擾攘禮樂日有不暇給耶抑史官佚其文耶
何承天云世咸謂吳朝無雅樂案孫晧迎父喪明
陵惟云倡伎日夜不息則無金石登歌可知矣承
天又曰或云今之神絃孫氏以為宗廟登歌也史
臣案陸機孫權誄肆夏在廟雲翹承機不容虛設

此言又韋昭孫休世上鼓吹鐃歌十二曲表曰當付樂官善歌者習歌然則吳朝非無樂官善歌者乃能以歌辭被絲管寧容止以神絃為廟樂而已乎附誌於後以補三國樂制焉

齊

高帝建元二年定郊廟樂歌

有司奏郊廟雅樂歌辭舊使學士博士撰搜簡採用

參議太廟登歌宜用太尉褚淵餘悉用黄門郎謝超

宗辭超宗所撰多删顔延之謝莊辭以爲新曲備改

樂名

武帝永明四年藉田奏樂

詔驍騎將軍江淹造藉田歌二章

明帝建武二年雩祭明堂用樂

詔謝朓造辭

梁

武帝天監元年定正雅樂

沈約奏令尋討經史百家凡樂事無大小皆別纂錄撰爲樂書以定大梁之樂時對樂七十八家咸言樂之宜改不言改樂之法帝素善鐘律遂自定樂立爲四器名之爲通

五代音樂志武帝樂通受聲廣九寸宣聲長九尺臨岳高一寸二分每通皆施三絃一曰元英通應鍾絃用一百四十二絲長四尺七寸四分差强黃鍾絃用二百七十絲長九尺大呂絃用二百五十二絲長八

尺四寸三分差弱二曰青陽通太簇絃用二百四十絲長八尺夾鍾絃用二百二十四絲長七尺五寸弱姑洗絃用一百四十二絲長七尺一寸一分強三曰朱明通中吕絃用一百九十九絲長六尺六寸六分弱蕤賔絃用一百八十九絲長六尺三寸二分強林鍾絃用一百八十絲長六尺四寸四曰白藏通夷則絃用一百六十八絲長五尺六寸二分弱南吕絃用一百六十絲長五尺三寸二分大強無射絃用一百

二十九絲長四尺九寸一分強因以通聲轉推月氣
悉無差違而還相得中又制為十二笛黃鍾笛長三
尺八寸大吕笛長三尺六寸太蔟笛長三尺四寸夾
鍾笛長三尺二寸姑洗笛長三尺一寸中吕笛長三
尺九寸蕤賔笛長三尺八寸林鍾笛長二尺七寸夷
則笛長二尺六寸南吕笛長二尺五寸無射笛長二
尺四寸應鍾笛長二尺三寸用笛以寫通聲較古鍾
玉律幷周代古鍾竝皆不差於是被以八音施以七

聲莫不和韻

案梁武帝史稱知樂作四通以定絃音制十二笛以與絲聲相應歷代稱為巧製顧其法不傳尺亦無考若以今尺驗之九尺之絃三尺八寸之管人手不及安能用耶

帝又曰元嘉四年四廂金石大備今檢樂府止有黃鍾姑洗㽔賔太簇四格六律不具何謂四廂備樂之文其義焉在於是除去衡鍾設十二鎛鍾各依辰位

而應其律每一鎛鐘則設編鐘磬各一簴合三十六架植建鼓於四隅元正大會備用之乃定郊禋宗廟及三朝之樂以武舞為大壯舞取易云大者壯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也以文舞為大觀舞取易云大觀在上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也國樂以雅為稱取詩序云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止於十二則天數也乃去階步之樂增撤食之雅焉衆官出入宋元嶶三年儀注奏肅咸樂齊及梁初

亦同至是改為俊雅取禮記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也二郊太廟明堂三朝同用焉皇帝出入宋孝建二年秋奏永至齊及梁初亦同至是改為皇雅取詩皇矣上帝臨下有赫也二郊太廟同用皇太子出入奏胤雅取詩君子萬年永錫爾胤也王公出入奏寅雅取尚書周官貳公弘化寅亮天地也上壽酒奏介雅取詩君子萬年介爾景福也食舉奏需雅取易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也撤饌奏

雍雅取禮記大饗客出以雍撤也並三朝用之牲出入宋元徽二年奏引牲齊及梁初亦同至是改為滌雅取禮記帝牛必在滌三月也薦毛血宋元徽元年奏嘉薦齊及梁初亦同至是改為牷雅取春秋左氏傳牲牷肥腯也北郊明堂太廟並同用降神及迎送宋元徽三年奏昭夏齊及梁初亦同至是改為諴雅取尚書至諴感神也皇帝飲福酒宋元徽三年奏嘉祚至齊不改梁初改為永祚至是改為獻雅取禮記

祭統尸飲五洗玉爵獻卿今之福酒亦古獻之義也
北郊明堂太廟同用就燎位宋元徽二年奏昭遠齊
及梁不改就埋位齊永明六年奏隷幽至是燎埋俱
奏禋雅取周禮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也其辭
並沈約所製
舊三朝設樂有登歌以其頌祖宗之功烈非君臣之
所獻也於是去之三朝第一奏相和五引第二衆官
入奏俊雅第三皇帝入閤奏皇雅第四皇太子發西

中華門奏肴雅第五皇帝進王公發足第六王公降
殿同奏寅雅第七皇帝入入儲變服第八皇帝變服
出儲同奏皇雅第九公卿上壽酒奏介雅第十太子
入預會奏肴雅十一皇帝食舉奏需雅十二撤食奏
雍雅十三設大壯武舞十四設大觀文舞十五設雅
歌五曲十六設俳伎十七設鼙鼓十八設鐸舞十九
設拂舞二十設巾舞并白紵二十一設舞盤伎二十
二設舞輪伎二十三設刺長追花幢伎二十四設受

猾伎二十五設車輪折脰伎二十六設長蹻伎二十七設須彌山黃山三峽等伎二十八設跳鈴伎二十九設跳劍伎三十設擲倒伎三十一設擲倒案伎三十二設青絲幢伎三十三設一繖花幢伎三十四設雷幢伎三十五設金輪幢伎三十六設白獸幢伎三十七設擲蹻伎三十八設獼猴伎三十九設啄木幢伎四十設五案幢咒願伎四十一設辟邪伎四十二設青紫鹿伎四十三設白武伎作訖將白鹿來迎下

四十四設寺子遵安息孔雀鳳凰文鹿胡舞登連上雲樂歌舞伎四十五設緣高絙伎四十六設變黃龍弄龜伎四十七皇太子起奏胤雅四十八衆官出奏俊雅四十九皇帝興奏皇雅自宋齊以來三朝有鳳凰銜書伎至是下詔罷之

天監四年掌賓禮賀瑒請議皇太子元會出入所奏帝命別制養德之樂瑒謂宜名元雅迎送二傅亦同用之取禮一人元良萬國以貞之義明山賓嚴植之

及徐勉等以為周有九夏梁有十二雅此竝則天數為一代之曲今加一雅便成十三瑒又疑東宮所奏舞帝下其議瑒以為天子為樂以賞諸侯之有德者覲其舞知其德况皇儲養德春宫式瞻攸屬謂宜備大壯大觀二舞以宣文武之德帝從之於是改皇太子樂為貞元奏二舞

天監七年將有事太廟詔曰禮云齋日不樂今親奉始出宫振作鼓吹外可詳議八座丞郎參議請輿駕

始出鼓吹從而不作還宫如常儀帝從之遂以定制

按梁樂制在五代志中載於隋書音樂志今附記於梁後以便稽考陳北齊北周倣此

陳

武帝永定元年求齊宋樂

詔求宋齊故樂太常卿周宏讓奏曰齊氏承宋武用元徽舊式宗祀朝饗俱同惟北郊之禮頗有增益宋送神奏肆夏齊改奏昭夏帝遂依之

文帝天嘉元年定圜丘明堂及宗廟樂

從都官尚書到仲舉之奏也

宣帝大建元年定三朝樂

帝採梁故事奏相和五引各隨王月祠用宋曲宴准

梁樂

五年定南北郊及明堂用樂儀注

尚書左丞劉平儀曹郎張崖所定儀注改天嘉中所

用齊樂盡以韶為名

六年定元會用樂儀注

侍中尚書徐陵儀曹郎沈罕所奏朝儀始肅宮懸始備

五代音樂志齊北郊皇帝入壝門奏永至飲福酒奏嘉祚大尉亞獻奏凱容埋牲奏隸幽帝還便殿奏休成衆官並出奏肅成此元徽所闕永明之所加也唯送神之樂孝建奏肆夏永明改奏昭夏陳依齊代時並用梁樂唯改七言舞詞

圜丘明堂宗廟樂衆官入出皆奏肅成牲出入奏相
和五引牲薦毛血奏嘉薦迎送神奏昭夏皇帝入壇
奏引至皇帝升殿奏登歌皇帝初獻及太尉亞獻光
祿勳終獻並奏宣烈皇帝飲福酒奏嘉胙就燎位奏
昭遠還便殿奏休成
南北郊樂以韶為名工就位定協律校尉舉麾太樂
令跪贊云奏懋韶之樂降神奏通韶牲入出奏潔韶
帝入壇及還便殿奏穆韶帝初再拜舞七德工執干

楯曲終復綴出就懸東繼舞九序工執羽籥獻爵於天神及太祖之座奏登歌帝飲福酒奏嘉韶就燎位奏報韶

元會儀注先會一日大樂展宮懸髙絙五案於殿庭客入奏相和五引帝出黄門侍郎指麾於殿上掌固應之舉於階下奏康韶之樂詔延王公譏登奏夔韶奉珪璧訖初引下殿奏亦如之帝興入便殿奏穆韶更衣又出奏亦如之帝舉酒奏綏韶進膳奏侑韶帝

御茶果太常丞跪請進舞七德繼之九序鼓吹雜伎取晉宋之舊微更附益

按陳樂制之載於五代志其大畧如此至黄鸝留玉樹後庭花等曲乃後主宴遊所作無庸編入樂制中也

北朝魏

道武帝天興元年修樂帝定中山獲其樂懸未遑創改因時而用之代歴分

崩頽有遺失是年詔尚書吏部郎鄧淵定律吕協音

樂

孝文帝太和十一年定樂章

自太武帝破赫連昌獲古雅樂平涼州得伶人器服並擇而存之後通西域又以悅般國鼓舞設於樂署文成帝獻文帝無所改作古音樂制罕復傳習舊工更盡聲曲多亡帝並心雅古務正音聲詔凡非雅者除之

十五年置樂官

司樂上言曲章有闕求集中秘羣官議定其事并訪

吏民有能體解古樂者與之修廣䎗數甄立名䎗以

諧八音詔可雖經衆議卒無洞曉音律者樂部不能

立其事彌有殘缺然方樂之制及四裔歌舞稍增列

於太樂金石羽毛之飾為壯麗於往時矣

十六年命高閭定樂

中書監高閭奏陳樂典頗體音律帝令與太常詳採

古今以定正雅問歷年考度值遷都洛陽未及施行

闇舉給事中公孫崇共考音律

宣武帝永平二年詔太常卿劉芳造樂器

公孫崇造樂尺以十二黍為寸太常卿劉芳非之更

以十黍為寸尚書令高肇等奏崇所造樂器度量皆

與經傳不同詰其所以云依經文聲則不協請更令

芳依禮造成從其善者詔從之時揚州人張陽子義

陽人桓鳳凰陳孝孫戴當千吳殿陳文明陳成等頗

解音律正聲八佾文武二舞鐘磬管絃登歌聲調芬

皆令教習參取是非

孝明帝熙平二年停造樂器

御史中丞元匡與劉芳競論鐘律上言其事太師咸

陽王雍等奏停之

神龜二年陳仲儒奏律準法不行

江南陳仲儒歸國頗閑樂事請依京房立準以調八

音有司及尚書蕭寶寅等奏仲儒學不師受輕欲制

作事遂寢

武帝永熙二年更樂舞名嘉成

正光中詔侍中安豐王延明與其門生信都芳博採古今樂事芳還延明所集樂説并諸器物准圖二十餘事而註之晉泰初詔尚書長孫稚太常卿祖瑩理金石至是瑩上議曰周兼六代之樂聲律所施咸有次第自滅學以後禮樂散亡漢來所存二舞而已今請改韶舞為崇德武舞為章烈總名曰嘉成詔曰以

成為號良無間然然六代之舞皆以大為名可准古為大成也其舞依舊為文武

西魏

文帝大統五年制禮樂

魏自孝武帝西遷以來禮樂散逸大丞相宇文泰命僕射周惠達郎中唐瑾損益舊章樂音至是稍備

魏書樂志氣質初分聲形立矣聖者因天然之有為入用之物緣喜怒之心設哀樂之器蕢桴葦籥其來

自乆伏羲絃琴農皇制瑟軒轅定律以成咸池之美次以六莖五英大章韶夏䕶武之屬聖人所以移風易俗也三代之衰邪音間起則有靡靡之樂自漢以後舞稱歌名代相改易服章之用亦有不同永嘉已下海内分崩伶官樂器皆為劉聰石勒所獲慕容儁平冉閔遂克之王猛平鄴入於關右苻堅既敗長安紛擾慕容永之東也禮樂𤰞用多歸長子及垂平永並入中山自始祖内和魏晉二代更致音伎穆帝為

代王恳帝又進以樂物金石之罷雖有未周而絃管具矣逮太祖定中山獲其樂縣以初撥亂未遑創改因時所行而用之世歴分崩頗有遺失

追尊皇曾祖皇祖皇考諸帝樂用八佾舞皇始之舞皇始舞太祖所作也以明開大始祖之業後更制宗廟皇帝入廟門奏皇夏大祝迎神於廟門奏迎神曲猶古降神之樂乾豆上奏登歌猶古清廟之樂曲終下奏神祚嘉神明之饗也皇帝行禮七廟奏陛步以

為行止之節皇帝出門奏總章次奏八佾舞次奏送神曲又舊禮孟秋祀天西郊兆内壇西備列金石樂具皇帝入兆内行禮咸奏舞八佾之舞孟夏有事於宗廟用樂畧與西郊同太祖初冬至祭天於南郊圜丘樂用皇矣奏雲和之舞事訖奏維皇夏至祭地祇於北郊方澤樂用天祚奏大武之舞正月上日享羣臣宣布政教備列宫懸正樂兼奏燕趙秦吳之音五方殊俗之曲四時享會亦用焉掖庭中歌真人代歌

上叙祖宗開基所由下及君臣廢興之跡凡一百五十章昏晨歌之時與絲竹合奏郊廟宴饗亦用之六年冬詔太樂總章鼓吹增修雜伎造五兵角觝麒麟鳳凰仙人長虵白象白虎及諸畏獸魚龍辟邪鹿馬仙車高絙百尺長趫緣橦跳丸五案以備百戲大享設之于殿庭如漢晉之舊也太宗初又增修之撰合大曲更為鐘鼓之節公孫崇言故中書監高閭究論古樂依據六經參諸國志錯綜陰陽以制聲律鐘石

管絃畧以完具八音聲韻事別粗舉値遷邑嵩澀未獲周密五權五量竟不果就自爾迄今率多橅落金石虛懸宮商未會伏惟陛下至聖承天纂戎鴻烈以金石未協詔臣緝理謹即廣搜秬黍選其中形又採梁山之竹更裁律吕制磬造鐘依律並就但權量差謬其來久矣頃蒙付并州民王顯進所獻古銅權稽之古範考以今制鐘律準度與權參合昔造猶新始物若舊異世相符如合規矩樂府先正聲有王夏肆

夏登歌鹿鳴之屬六十餘韻又有皇始五行勺舞太

祖初興置皇始舞復有吳夷東夷西戎之舞樂府之

内有此七舞太和初郊廟但用文始五行皇始三舞

而已竊惟周之文武頌聲不同漢之祖宗廟樂又别

伏惟皇魏四祖三宗道邁隆周功超鴻漢頌聲廟樂

宜有表章或文或武以旌功德衛軍將軍尚書右僕

射臣高肇體度淵雅神賞入微淹讚大猷聲光海内

宜委之監就以成皇代典謨之美世宗令太常卿劉

芳亦與主之尚書令高肇尚書僕射清河王懌等奏言案太樂令公孫崇所造八音之器并五度五量太常卿劉芳及朝之儒學執諸經傳考辨合否尺寸度數悉與周禮不同問其所以稱必依經文聲則不協以情增減殊無準據竊惟樂者皇朝治定之盛事光賛祖宗之茂功垂之後王不刋之制宜憲章先聖詳依經史且二漢魏晉歷諸儒哲未聞器度依經而聲調差謬臣等參議請使臣芳準依周禮更造樂器事

訖之後集議並呈從其善者詔可芳上尚書言詞樂諧音本非所曉且國之大事不可決於數人今更請集朝彥衆辨是非明取典據資決元凱然後營制肇及尚書邢巒等奏許詔可於是芳主修營芳上言觀古帝王罔不據功象德而制舞名及諸樂章今欲教文武二舞施之郊廟請參制二舞之名竊觀漢魏已來鼓吹之曲亦不相沿今亦須制新曲以揚皇家之美德詔芳與侍中崔光郭祚黃門游肇孫惠蔚等四

人參定舞名并鼓吹諸曲陳仲儒請依京房立準以調八音有司問狀仲儒言前被符問京房準定六十之律後雖有存曉之者鮮至熹平末張光等猶不能定絃之急緩聲之清濁仲儒授自何師出何典籍而云能曉但仲儒在江左之日頗授琴文甞覽司馬彪所撰續漢書見京房準術成數昞然而張光等不能定仲儒不量庸昧遂竭愚思鑽研甚久雖未能測其機妙至於聲韻頗有所得度量權歷出自黄鐘雖造

管察氣經史備有但氣有盈虛黍有鉅細差之毫釐失之千里自非管應時候聲驗吉凶則是非之原諒亦難定此則非仲儒淺識所敢聞之至於準者本以代律取其分數調校樂器則宮商易辨若尺寸小長則六十宮商相與徵濁若分數加短則六十徵羽類皆小清語其大本居然微異至於清濁相宣諧會歌管皆得應合雖積黍驗氣取聲之本清濁諧會亦須有方若閑準意則辨五聲清濁之韻若善琴術則知

五調調音之體參此二途以均樂器則自然應和不相奪倫如不練此必有乖謬案後漢順帝陽嘉二年冬十月行禮辟雍奏應鍾始復黄鍾作樂器隨月律是為十二之律必須次第為宫而商角徵羽以類從之尋調聲之體宫商宜濁徵羽用清若公孫崇止以十二律聲而云還相為宫清濁悉定非惟未練五調調氣之法至於五聲次第自是不足何者黄鍾為聲氣之元其管最長故以黄鍾為宫太蔟為商林鍾為

徵則宮徵相順若均之八音猶須錯採衆聲配成其美若以應鍾為宮大呂為商蕤賓為徵則徵濁而宮清雖有其韻不成音曲若以夷則為宮則十二律中惟得取中呂為徵其商角羽並無其韻若以中呂為宮則十二律內全無所取何者中呂為十二之窮變律之首依京房書中呂為宮乃以去滅為商執始為徵然後方韻而崇乃以中呂猶用林鍾為商黃鍾為徵何由可諧仲儒以調和樂器文飾五音非準不妙

若如嚴崇父子心賞清濁是則為難若依案見尺作準調絃緩急清濁可以意推耳但音聲精微史傳簡畧舊志惟云準形如瑟十三絃隱間九尺以應黃鍾九寸調中一絃令與黃鍾相得案畫以求其聲遂不辨準須柱以辨柱有高下絃有粗細餘十二絃復應若為致令攬者望風拱手又案房準九尺之內為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一尺之內為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又復十之是為於準一寸之內亦為萬

九千六百八十三分然則於準一分之內乘為二十分又為小分以辨強弱中間至促雖復離朱之明猶不能窮而分之雖然仲儒私曾考驗但前却中柱使入準常尺分之內則相生之韻已自應合分數既微器宜精妙其準面平直須如停水其中絃一柱高下須與二頭臨岳一等移柱上下之時不使離絃不得舉絃又中絃粗細須與琴宫相類中絃須施軫如琴以軫調聲令與黄鍾一管相合中絃下依數畫出六

十律清濁之節其餘十二絃須施柱如箏又凡絃皆須豫張使臨時不動卽於中絃案畫一周之聲度著十二絃上然後依相生之法以次運行取十二律之商徵商徵既定又依琴五調聲之法以均樂器其琴調以宫為主清調以商為主平調以宫為主五調各以一聲為主然後錯採衆聲以文飾之方如錦繡上來消息調凖之方並史文所略出仲儒所思若事有乖此聲則不和仲儒尋凖之分數精微如彼定絃緩

急難若此而張光等親掌其事尚不知藏中有準既未識其器又焉能施絃也且燧人不師資而習火延壽不束脩以變律故云知之者欲教而無從心達者體知而無師苟有一毫所得皆闇心抱豈必要經師授然後為奇哉但仲儒自省膚淺才非一足正可粗識音韻纔言其理致耳時尚書蕭寶夤奏言金石律呂制度調均中古以來鮮或通曉仲儒雖粗述書文頗有所說而學不師授云出己心又言舊器不任

必須更造然後克諧上違成勅用舊之旨輒持已心輕欲制作臣竊思量不合依許詔曰禮樂之事蓋非常人所明可如所奏

太常卿祖瑩表曰臣聞高祖孝文皇帝命故中書監高閭草創古樂閭尋去世未就其功閭亡之後故太樂令公孫崇續修遺事十有餘載崇敷奏其功時太常卿劉芳以崇所修體制差舛不合古義請更修營被旨聽許芳又釐綜久而申呈時故東平王元匡共

相論駁竟無底定及孝昌已後世屬艱虞內難孔殷外敵滋甚永安之季樂庫灰燼普泰元年臣等奉勅營造樂器責問太樂前來郊丘懸設之方宗廟施安之分太樂令張乾龜答稱芳所造六格北廂黃鍾之均實係夷則之調其餘三廂宮商不和共用一笛施之前殿樂人尚存又有姑洗太簇二格用之後宮檢其聲韻復是夷則於今尚在而芳一代碩儒斯文攸屬討論之日必應考古深有明證乾龜之辨恐是歷

歲稍遠伶官失職芳久殂歿遺文銷毀無可遵逰訪臣等謹詳周禮分樂而序之兩均異宫並無商聲而同用一徵書曰八音克諧神人以和計五音不具則聲豈成文七律不備則理無和韻八音克諧莫曉其旨微言已絶漢魏以來未能作者案春秋魯昭公二十年晏子言於齊侯曰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服子慎注云黄鍾之

均黄鐘為宫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鐘為徵南吕為
羽應鐘為變宫㽔賓為變徵一懸十九鐘十二懸二
百二十八鐘八十四律卽如此義乃可尋究今案周
禮小胥之職樂懸之法鄭注云鐘磬編縣之二八十
六枚漢成帝時犍為郡於水濵得古磬十六枚獻呈
漢以為瑞復依禮圖編懸十六去正始中徐州薛成
送玉磬十六枚亦是一懸之器檢大樂所用鐘磬各
一懸十四不知何據魏侍中繆襲云周禮以六律六

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今之樂官莫有明者又云樂制既亡漢成謂韶武武德武始大均可以備四代之樂奏黄鍾舞文始以祀天地奏太簇舞大武以祀五郊明堂奏姑洗舞武德巡狩以祭四望山川奏㽔賔舞武始大鈞以祀宗廟祀圜丘方澤羣廟祫祭之時則可兼舞四代之樂漢亦有雲翹育命之舞罔識其源漢以祭天魏時又以雲翹兼祀圜丘天郊育命兼祀方澤地郊今二舞久亡無復知者臣

等謹依高祖所制尺周官考工記鳧氏為鐘鼓之分磬氏為磬倨闕之法禮運五聲十二律還相為宮之義以律呂為之劑量奏請制度經紀營造依魏晉所用四廂宮懸鐘磬各十六懸塤篪箏筑聲韻區别蓋理三稔於茲始就五聲有節八音無爽笙鏞和合不相奪倫元日備設百僚允矚雖未極萬古之徽蹤實是一時之盛事竊惟古先哲王制禮作樂各有所稱皇魏統天百三十載至於樂舞迄未立名非所以聿

宣皇風章明功德案今後宫饗會及五郊之祭皆用兩懸之樂詳覽先誥大為紕繆古禮天子宫懸諸侯軒懸大夫判懸士特懸皇后禮數德合王者名器所資豈同於大夫哉孝經言嚴父莫大於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即五精之帝也禮記王制庶羞不踰牲燕衣不踰祭服論語禹卑宫室盡力於溝洫惡衣服致美於黻冕何有殿庭之樂過於天地乎失禮之差遠於千里昔漢孝武帝東巡狩封禪還祀泰

一於甘泉祭后土於汾陰皆盡用明其無減普泰元年前侍中臣孚及臣瑩等奏求造十二懸六懸裁訖續復營造尋蒙旨判今六懸既成臣等思鐘磬各四鉦鎛相從十六格宮懸已定今請更營二懸通前為八宮懸兩具矣一具備於太極一具列於顯陽若圓丘方澤上辛四時五郊社稷諸祀雖時日相礙用之無闕孔子曰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傳曰魯有禘樂賓祭用之然則天地宗廟同樂之明證也其升斗權量

當時未定請即刋校以為長凖周存六代之樂郊廟各有所施但世運遙緬隨時亡缺漢世惟有虞韶周武魏為武始咸熈晉無改造易名正德今聖朝樂舞未名舞人冠服無凖稱之文武舞而已依魏景初三年以來衣服制其祭天地宗廟武舞執干戚著平冕黑介幘玄衣裳白領袖中衣絳合幅袴袜黑韋鞮文舞執羽籥冠委貌其服同上其奏於廟庭武舞武弁赤介幘生絳袍單衣練領袖皁領袖中衣虎文畫合

幅袴白布袜黑韋鞮文舞者進賢冠黑介幘生黄袍單衣白合副袴服同上其魏晉相因承用不改古之神室方各别所故聲歌相異今之太廟連基接棟樂舞同奏於義得通自中頻喪亂晉室播蕩永嘉已後舊章湮没太武皇帝破平統萬得古雅樂一部正聲歌五十曲工伎相傳間有施用自高祖遷居世宗晏駕内外多事禮物未周今月所有王夏肆夏之屬二十三曲猶得擊奏足以闡累聖之休風宣重光之盛

美伏惟陛下道契元機業隆寶祚樂舞之名乞垂旨判詔其樂名付尚書博議以聞集羣官議之瑩復議曰夫樂所以乘靈通化舞所以象物昭功金石播其風聲絲竹申其歌詠郊天祀地之道雖百世而可知奉神育民之理經千載而不昧皇魏景命惟新書軌自同請以韶武為崇德武舞為章烈總名曰嘉成漢樂章云高張四縣神來燕娭宗廟所設宮懸明矣計五郊天神尊於人鬼六宮陰極體同至尊理無減降

宜皆用宮懸其舞人冠服制裁咸同舊式庶得以光
賛鴻功敷揚大業録尚書事長孫稚已下六十人同
議申奏詔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以成爲號良
無間然又六代之舞者以大爲名今可準古爲大成
也凡音樂以舞爲主故干戈羽籥禮亦無别但依舊
爲文舞武舞而已餘如議
初侍中崔光臨淮王彧並爲郊廟歌詞而迄不施用
樂人傳習舊曲加以訛失了無章句後太樂令崔九

龍言於太常卿祖瑩曰聲有七聲調有七調以今七調合之七律起於黃鍾終於中呂今古雜曲隨調舉之將五百曲恐諸曲名後致亡失今輒條記存之於樂府瑩依而上之九龍所録或雅或鄭至於謠俗四夷雜歌但記其聲折而已不能知其本意又名多謬舛莫識所由隨其淫正而取之樂署今見傳習其中復有所遺至於古雅尤多亡矣

初高祖討淮漢世宗定壽春收其聲伎江左所傳中

原舊曲明君聖主公莫白鳩之屬及江南吳歌荆楚四聲總謂清商至於殿庭饗宴兼奏之其圜丘方澤上辛地祇五郊四時拜廟三元冬至社稷馬射藉田樂人之數各有差等焉

按北朝元魏傳位凡十有二君歷年凡一百四十有九考其年代直與南朝宋齊梁陳相埒其主如道武文成獻文孝文諸君類皆聰察明斷之主在北朝為小康之治固宜其百餘年間復古作樂以

嗚豫也乃迄今考之正史則無一音一器之可傳者何哉葢其取之也雜其校之也疎其陳之也以浮文其議之也多聚訟雜則不正疎則不詳浮文則不能設誠以致行聚訟則不能主一以定制由拓䟦開疆至東西分裂之日談樂者紛紛矣稽其所事惟是列宮懸而兼奏燕越秦吳五方殊俗之音耳否則掖庭眞人歌一百五十章之樂舞耳否則撰合大曲爲鐘歌之節耳否則平涼而得其伶

人器服耳否則通西域而以悅般國樂設於樂署耳又否則收江南所傳之中原舊曲及江南吳歌荊楚西聲之清聲曲耳史稱自宣武以後始愛異域之聲洎於遷都屈次琵琶五絃箜篌胡鼓銅跋鏗鏘鏜鞳洞心駭目歌響全似吟哭聽者無不悽愴初聲頗閑緩度曲轉急躁故昔人謂此等曲出自西域是以感其聲者莫不奢淫躁競舉止輕飈或踊或擲乍動乍息蹻脚彈指撼頭弄目情發於

中不能自止非惟人情感動衣服亦隨之以變長衫戇帽濶帶小鞾自號驚緊爭入時代益驚危者勢不乆安此兆之先見何以能立形貌如此心亦隨之豈惟哀細獨表衰微操絃執籥雖出瞽史易俗移風實在時政故其修雜伎備百戲增四夷歌舞者無論已即王顯進所參用之古銅權崔光郭祚等所參定之舞名及鼓吹諸曲張陽子陳孝孫等七人所解之音律其能悉叶乎樂府鹿鳴之屬

六十餘韻皇始五行等之七舞魏晉所遺之四廂宮懸無論已即鄧淵所定之迎神神祚諸曲祖瑩所定之崇德章烈諸舞崔九龍所定之七聲七調以合七律者其能中節乎公孫崇之考音律也李崇之定權衡也張乾龜之造六格也祖瑩之造八懸也無論已即劉芳之樂器準乎周禮陳仲儒之律準出於京房王延明之樂說圖凡二十餘事其能信今而傳後乎高允陳乎王業旣以符瑞為詞

高閭粗有成書又以遷洛而止然則其破赫連昌而云得古雅樂破統萬而又云得古雅樂者殆雅其所雅非先王之所謂雅也夫禮失而求諸野安在古樂不散於荒裔第謂其樂有五十曲則誣矣天下有古雅樂而繁音縟節至五十曲者哉吾讀魏史而為廢書三歎矣以彼君臣紛紛審音制器稽古訪今而終魏之一百四十餘年終於奏淫哇聽靡曼而相習不知其非至東西魏及北齊北周

則草創掇拾日不暇給與南朝宋齊梁陳之率畧亦適相等彼祖珽信都芳輩之議論營作非不巧且慧也其能與於廣大易良之正樂也哉

齊

武成帝河清三年定四郊宗廟三朝之樂

神武霸跡肇創遷都於鄴咸遵魏典文宣初禪尚未改舊章尚樂典御祖珽上書曰魏氏樂操土風道武帝破慕容寶獲晉樂器不知採用天興初吏部郎鄧

淵奏上廟樂創制宮懸而鐘管不備初用八佾作皇始之舞太武帝平河西得沮渠蒙遜之伎賓嘉大禮皆雜用焉此聲所興蓋苻堅之末吕光得西域之樂因又改變雜以秦聲所謂秦漢樂也永熙中録尚書長孫承業共臣先人太常卿瑩等斟酌繕修古今兼採鐘律大備今之制作請以為准珽因採魏安豐王延明及信都芳等所著樂說而定正聲始具宮懸之器仍雜西涼之曲樂名廣成而舞不立號及帝時始

定四郊宗廟三朝之樂

五代音樂志齊郊廟三朝之樂羣臣入出奏肆夏牲入薦毛血並奏昭夏迎送神及皇帝初獻亞獻禮五方上帝並奏高明之樂為覆燾之舞皇帝入壇門及升壇飲福酒就燎位還便殿並奏皇夏以高祖配享奏昭德之樂為昭烈之舞祼地奏登歌其四時祭廟及禘祫六代五代高祖曾祖祖祖諸神室並奏始興之樂為恢祚之舞神武皇帝神室奏武德之樂為昭烈

之舞文襄皇帝神室奏文德之樂爲宣政之舞文宣皇帝神室奏文正之樂爲光大之舞孝昭皇帝神室奏文明之樂爲休德之舞其出入之儀同四郊之禮其時郊廟宴饗之樂皆魏代故西涼伎即是晉初舊聲魏太武平凉所得也秦漢二代是魏晉相承之樂其吳聲者是江南宋齊之伎鼓吹朱鷺等二十曲皆改古名以叙功德古又有黄雀釣竿二曲畧而不用竝議定其名被於鼓吹諸州鎮戍各給鼓吹樂人多

少各以大小等級爲差諸王爲州皆給鼓吹赤鼓赤角皇子則增給㒇鼓長鳴角上州刺史皆給青鼓青角中州刺史以下及諸鎮戍皆給黑鼓黑角樂器皆有衣並同鼓色

按五代志所載高齊一代樂制如此撮其大要存之至於雜樂有西凉鼙舞清樂龜兹等名吹笛彈琵琶五絃及歌舞之伎自文襄以後至於河清傳習尤爲獨盛者也

周

武帝天和元年造山雲舞

太祖迎魏武入關樂聲皆闕及平荆州獲梁人樂器以屬有司閔帝受禪居位日淺明帝踐阼雖革魏氏之弊而未臻雅正帝初造山雲舞以備六代南北郊雩壇太廟禘祫俱用六舞

建德二年六代樂成

帝奏於崇信殿羣臣咸得觀之於是正定雅音為郊

廟樂創造鐘律頗得其宜

五代音樂志郊廟祀五帝日月星辰用黃帝樂歌大呂舞雲門祭九州社稷水旱雩禜用唐堯樂舞大咸祀四望饗諸侯用虞舜樂歌南呂舞大韶祀四類幸辟雍用夏禹樂歌函鍾舞大夏祭山川用殷湯樂歌小呂舞大濩享宗廟用周武王樂歌夾鍾舞大武皇帝出入奏皇夏賔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蕃國客出入奏納夏有功臣出入奏章夏皇后進羞奏深

夏宗室會聚奏族夏上酒宴樂奏陔夏諸侯相見奏驚夏皇帝大射歌騶虞諸侯歌貍首大夫歌采蘋士歌采蘩

按周文帝所定之樂制如此雖著其文竟未之行六舞南郊則大夏降神大濩獻熟次作大武正德山雲之舞北郊則大濩降神大夏獻熟次作大武正德山雲之舞雩壇以大武降神正德獻熟次作大武德山雲之舞太廟禘祫則大武降神山雲

獻神次作正德大夏大濩武德之舞時享太廟以山
雲降神大夏獻熟次作武德之舞拜社以大濩降神
正德獻熟次作正德之舞五郊朝日以大夏降神大
濩獻熟神州夕月耤田以正德降神大濩獻熟
六代樂宮懸依梁三十六架朝會則皇帝奏皇夏皇
太子出入奏肆夏王公出入奏驁夏五等諸侯元日
獻玉帛奏納夏宴族人奏族夏大會至尊執爵奏登
歌十八曲食舉奏深夏舞六代大夏大濩大武正德

武德山雲之舞更以梁鼓吹熊羆十二案每元正大會列於懸閒與正樂合奏

按五代志所載宇文周一代樂制如此撮其大要存之至武帝聘皇后於突厥得其所獲康國龜玆等樂更雜以高昌之舊並採用其聲而宣帝改前代鼓吹朱鷺等曲製為十五曲述受魏禪及戰攻之事是皆北周之樂制可考者耳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御製律呂正義後編卷一百三十四

詳校官內閣學士管理樂部臣鄒奕孝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學正臣周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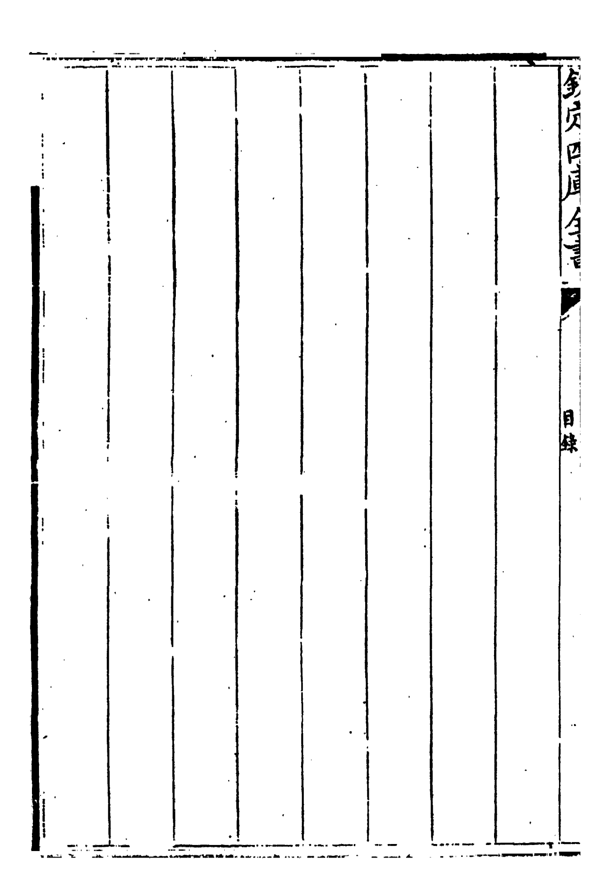
謄録監生臣謝惇

御製律吕正義後編卷八十三

樂制考六

隋

唐



隋

文帝開皇元年放散樂禁雜戲

初齊主緯之世有魚龍山車等戲謂之散樂周宣帝時鄭譯奏徵之及帝受禪太常卿牛宏奏放遣之

九年詔定雅樂

帝踐祚之初柱國鄭譯請修正樂詔牛宏國子祭酒辛彥之博士何妥等議之積年不決譯言古樂十二律還相為宫各用七聲世莫能通譯因龜茲人蘇祇

婆善琵琶始得其法推衍為十二均八十四調以校太樂所奏例皆乖越又於七音之外更立一聲謂之應聲與邳公世子蘇夔議累黍定律時人以音律久無通者非譯夔一朝可定宏不精音律妥自恥不逮常欲阻壊其事乃立議非之或欲各造樂而擇其善者妥又恐樂成善惡易見乃請張樂試之先白帝云黄鐘象人君之徳及奏黄鐘之調帝曰滔滔和雅與我心會妥因奏止用黄鐘一宫不假餘律帝恱從之

時又有樂工萬寶常妙達鍾律帝詔問之寶常曰此亡國之音也帝不悅寶常請以水尺為律帝從之寶常造諸樂器其聲率下譯調二律其聲淡雅不為時人所好蘷又忌之蘷父威方用事凡言樂者皆附之寶常樂竟寢不行及平陳獲宋齊樂器工人上廷奏之歎曰此華夏正聲也乃調五音為五夏二舞登歌房內等十四調賓祭用之太常置清商署以掌之至是宏又奏中國舊音多在江左今得梁陳舊樂請加

修緝以備雅樂其後魏後周之樂請皆停之乃詔宏與許善心姚察及虞世基參定寶常聽太常所奏泫然泣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將敗後其言皆驗

隋書音樂志高祖既受命定令宮懸四面各二簴通十二鎛鐘為二十簴簴各一人建鼓四人柷敔各一人歌琴瑟簫筑箏搊箏臥箜篌小琵琶四面各十人在編磬下笙竽長笛横笛簫篳篥箎壎四面各八人在編鐘下舞各八佾宮懸簨簴金五博山飾以流蘇

樹羽其樂器應漆者天地之神皆朱宗廟加五色漆

畫天神懸内加雷鼓地祇加靈鼓宗廟加路鼓登歌

鍾一虡磬一虡各一人歌四人兼琴瑟簫笙竽横笛

箎壎各一人其漆畫及博山流蘇樹羽與宫懸同登

歌人介幘朱連裳烏皮履宫懸及下管人平巾幘朱

連裳凱樂人武弁朱褠衣履韈文舞進賢冠絳紗連

裳帛内單皁領袖褾烏皮韈左執籥右執翟二人執

纛引前在舞人數外衣冠同舞人武弁朱韝衣烏皮

履三十二人執戈龍楯三十二人執戚鼀二人執旌居前二人執鼗二人執鐸二人執鐃二人執錞四人執弓矢四人執殳四人執戟四人執矛自旌以下夾引並在舞人數外衣冠同舞人

皇帝宫懸及登歌與前同應漆者皆五色漆畫懸内不設鼓

皇太子軒懸去南面設三鎛鐘於辰丑申三建鼓亦如之其登歌去兼歌者減三人其簨虡金三博山樂

器漆者皆朱漆之其餘與宮懸同

大鼓小鼓大駕鼓吹並朱漆畫大鼓加金鐲凱樂及

節鼓飾以羽葆其長鳴中鳴橫吹皆五采衣幡緋掌

畫交龍五采脚大角幡亦如之大鼓長鳴工人阜地

苣文金鉦㧏鼓小鼓中鳴吳橫吹工人青地苣文凱

樂工人武弁朱褠衣横吹緋地苣文並為帽袴褶大

角工人平巾幘緋衫白布大口袴内宮鼓樂服色皆

准此

皇太子鐃及節鼓朱漆畫飾以羽葆餘鼓吹並朱漆大鼓小鼓無金鐲長鳴中鳴横吹五采衣幡緋掌畫蹲獸五采脚大角幡亦如之大鼓長鳴横吹工人紫帽緋袴褶金鉦掆鼓小鼓中鳴工人青帽青袴褶鐃吹工人武弁朱褠衣大角工人平巾幘緋衫白布大口袴

正一品鐃及節鼓朱漆畫飾以羽葆餘鼓吹並朱漆長鳴中鳴横吹五采衣幡緋掌畫蹲獸五采脚大角

旛亦如之大鼓長鳴横吹工人紫帽赤布袴褶金鉦
棡鼓小鼓中鳴工人青帽青布袴褶鐃吹工人武弁
朱褠衣大角工人平巾幘緋衫白布大口袴三品以
上朱漆鐃飾以五采騶哄工人武弁朱褠衣餘同正
一品四品鐃及工人衣服同三品餘鼓皆緑沈金鉦
棡鼓大鼓工人青帽青布袴褶

侍郎顔之推請因梁國舊事考用古典高祖不從曰
梁樂亡國之音柰何遣我用耶是時尚因周樂命工

人齊樹提檢校樂府改換聲律益不能通俄而柱國沛公鄭譯奏上請更修正於是詔太常卿牛宏國子祭酒辛彥之國子博士何妥等議正樂然淪謬既久音律多乖積年議不定高祖大怒曰我受命七年樂府猶歌前代功德耶命治書侍御史李諤引宏等下將罪之諤奏武王克殷至周公相成王始制禮樂斯事體大不可速成高祖意稍解

案南北朝時兵革不息禮樂淪亡梁武知音樂然

有作雖異代承用而梁祚不永顧興功成作樂之義失之遠也隋髙祖謂受命七年乃樂府猶歌前代功徳欲罷太常官豈知禮樂必百年而後興耶詔求知音之士集尚書參定音樂譯云考尋樂府鐘石律吕皆有宫商角徵羽變宫變徵之名七聲之内三聲乖應每恒求訪終莫能通先是周武帝時有龜兹人曰蘇祗婆從突厥皇后入國善胡琵琶聽其所奏一均之中間有七聲因而問之荅云父在西域稱

為知音代為傳習調有七種以其七調勘校七聲㝠若合符一曰娑陁力華言平聲即宮聲也二曰鷄識華言長聲即南呂聲也三曰沙識華言質直聲即角聲也四曰沙侯加濫華言應聲即變徵聲也五曰沙臘華言應和聲即徵聲也六曰般贍華言五聲即羽聲也七曰俟利𥳇華言斛牛聲即變宮聲也譯因習而彈之始得七聲之正然其就此七調又有五旦之名旦作七調以華言譯之旦者則謂均也其聲亦應

黃鐘太簇林鐘南呂姑洗五均已外七律更無調聲譯遂因其所捻琵琶絃柱相飲為均推演其聲更立七均合成十二以應十二律律有七音音立一調故成七調十二律合八十四調旋轉相交盡皆和合仍以其聲考校太樂所奏林鐘之宮應用林鐘為宮乃用黃鐘為宮應用南呂為商乃用太簇為商應用應鐘為角乃取姑洗為角故林鐘一宮七聲二聲並戾其十一宮七十七音例皆乖越莫有通者又以編懸

有八因作八音之樂七音之外更立一聲謂之應聲
譯因作書二十餘篇以明其指至是譯以其書宣示
朝廷并立議正之時邳國公世子蘇夔亦稱明樂駮
譯曰韓詩外傳所載樂聲感人及月令所載五音所
中並皆有五不言變宮變徵及春秋左氏所云七音
六律以奉五聲准此而言每宮應立五調不聞更加
變宮變徵二調為七調七調之作所出未詳譯荅之
曰周有七音之律漢書律歷志天地人及四時謂之

七始黄鐘為天始林鐘為地始太簇為人始是為三始姑洗為春蕤賓為夏南吕為秋應鐘為冬是為四時四時三始是以為七今若不以二變為調曲則是冬夏聲闕四時不備是故每宫須立七調衆從譯議譯又與夔俱云案今樂府黄鐘乃以林鐘為調首失君臣之義清樂黄鐘宫以小吕為變徵乖相生之道今請雅樂黄鐘宫以黄鐘為調首清樂去小吕還用蕤賓為變徵衆皆從之夔又與譯議欲累黍立分正

定律呂時以音律久不通譯夔等一朝能為之以為樂聲可定而何妥舊以學聞雅為高祖所信高祖素不悅學不知樂妥又恥已宿儒不逮譯等欲沮壞其事乃立議非十二律旋相為宮曰經文雖道旋相為宮恐是直言其理亦不通隨月用調是以古來不取若依鄭玄及司馬彪須用六十律方得和韻今議惟取黃鍾之正宮兼得七始之妙義非止金石諧韻亦乃篡簴不繁可以享百神可以合萬舞矣而又非其

七調之義曰近代書記所載縵樂鼓琴吹笛之人多云三調三調之聲其來久矣請存三調而已

案八十四調之說始自鄭譯前此未之聞也譯之所演由於蘇祗婆其言根據乎左氏之七音尚書之七始與淮南子五聲二變之義不謀而合而萬寶常懸八用七之說直心解而神悟焉夫豈人巧所可至也且西域字音雖別而五聲二變之節則同一均之中自成七調推演其說以應十二律律

有七聲十二律合八十四聲此可見天地元氣之流通無間於西域中原矣

平陳獲齊宋舊樂牛宏因鄭譯之舊請依古五聲六律旋相為宫雅樂每宫但一調惟迎氣奏五調謂之五音縵樂用七調祭祀施用各依聲律尊卑為次高祖猶憶妥言注宏奏下不許作旋宫之樂但作黄鍾一宫而已於是牛宏及姚察許善心劉臻通虞世基等更共詳議曰按禮五聲十二律還相為宫盧植云

十二月三管流轉用事當用事者為宮宮君也鄭玄曰五聲宮商角徵羽其陽管為律陰管為吕布十二辰更相為宮始自黄鍾終於南吕凡十六也皇侃䟽還相為宮者十一月以黄鍾為宮十二月以大吕為宮正月以太簇為宮餘月倣此凡十二管各備五聲合六十聲五聲成一調故十二調此即釋鄭義之明文無宮商角徵羽為別調之法矣樂稽耀嘉曰東方春其聲角樂當宮於夾鍾餘方各以其中律為宮若

有商角之理不得云宫於夾鐘也又云五音非宫不調五味非甘不和又動聲儀宫唱而商和是謂善本太平之樂也周禮奏黄鐘歌大吕以祀天神鄭玄以黄鐘之鐘大吕之聲為均均調也故崔靈恩云六樂十二調亦不獨論商角徵羽也又云凡六樂者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故知每曲皆須五聲八音錯綜而能成也禦寇子云師文鼓琴命宫而總四聲則慶雲浮景風翔惟韓詩曰聞其宫聲使人温厚而寛

大聞其商聲使人方廉而好義及古有清角清徵之
説此則當聲為曲令以五引為五聲迎氣所用者是
也餘曲悉用宮聲不勞商角徵羽何以得知荀朂論
三調為均首者得正聲之名明知雅樂悉在宮調已
外徵羽角自為謠俗之音耳且西涼龜茲雜伎等曲
數既多故得隸於衆調調各别曲至如雅樂少須以
宮為本歷十二均為作不可分配餘調更成雜亂也
其奏大抵如此帝並從之故隋代雅樂惟奏黄鐘一

宮郊廟享用一調迎氣用五調舊工更盡其餘聲律皆不復通或有能為蕤賓之宮者享祀之際肆之竟無覺者宏又修皇后房内之樂據毛萇侯苞孫毓故事皆有鍾聲而王肅之意乃言不可又陳統云婦人無外事而陰教尚柔柔以静為體不宜用於鍾宏等采肅統以取正焉高祖龍潛時頗好音樂常倚琵琶作歌二首名曰地厚天高托言夫妻之義因即取之為房内曲命婦人并登歌上壽並用之職在宮内女

人教習之
初後周故事懸鐘磬法七正七倍合為十四蓋準變
宮變徵凡為七聲有正有倍而為十四也長孫紹遠
引國語冷州鳩云武王伐殷歲在鶉火鶉及駟七位
故也既以七同其數而以律和其聲於是有七律又
引尚書大傳謂之七始其注云謂黃鐘太簇林鐘南
呂姑洗應鐘蕤賓也歌聲不應此者皆去之然據一
均言也宮商角徵羽為正變宮變徵為和加倍而有

十四焉又梁武帝加以濁倍三七二十一而同為架雖取繁會聲不合古又後魏時公孫崇設鐘磬正倍參懸之宏等並以為非而據周官小胥職懸鐘磬半之為堵全之為肆鄭玄曰鐘磬編懸之二八十六而在一簴鐘一堵磬一堵謂之肆又引樂緯宫為君商為臣君臣皆尊各置一副故加十四而懸十六又據漢成帝時犍為水濵得石磬十六枚此皆懸八之義也懸鐘磬法每簴準之懸八用七不取近周之法懸

七也又參用儀禮及尚書大傳為宮懸陳布之法北方南向應鐘起西磬次之黃鐘次之鐘次之大呂次之皆東陳一建鼓在其東東鼓東方西向太簇起北磬次之夾鐘次之鐘次之姑洗次之皆南陳一建鼓在其南東鼓南方北向中呂起東鐘次之蕤賓次之磬次之林鐘次之皆西陳一建鼓在其西西鼓西方東向夷則起南鐘次之南呂次之磬次之無射次之皆北陳一建鼓在其北西鼓其大射則徹北面而加

鉦鼓祭天用雷鼓雷鼗祭地用靈鼓靈鼗宗廟用路鼓路鼗各兩設在懸内又準儀禮宫懸四面設鎛鐘十二簴各依辰位又甲景庚壬位各設鐘一簴乙丁辛癸位各設磬一簴共為二十簴其宗廟殿廷郊丘社並同樹建鼓於四隅以象二十四氣依月為均四廂同作蓋取毛傳詩云四懸皆同之義古者鎛鐘據儀禮擊為節檢而無合曲之義又大射有二鎛皆亂擊焉乃無成曲之理依後周以十二鎛相生擊之聲

韻克諧每鎛鐘建鼓各一人每鐘磬簨簴各一人歌二人執節一人琴瑟筝筑各一人每鐘簴竽笙簫笛壎篪各一人懸内柷敔各一人柷在東敔在西二舞各八佾樂人皆平巾幘絳褠衣樂器並采周官參之梁代擇用其尤善者其簨簴皆金五博山飾以崇牙樹羽流蘇其樂器應漆者天地之神皆朱漆宗廟殿廷則五色漆畫晉宋故事廂别各有柷敔既同時戞之令則不用又周官大司樂為六代之樂至四時祭

祀則分而用之以六樂配十二調一代之樂則用二調矣隋去六代之樂又無四望先妣之祭今則與古祭法有别乃以神祇位次分樂配焉又周禮王出奏王夏尸出奏肆夏叔孫通法迎神奏嘉至今亦隨事立名皇帝出入皆奏皇夏羣官出入皆奏肆夏食舉上壽奏需夏迎送神奏昭夏薦獻郊廟奏諴夏宴享殿上奏登歌並文舞武舞合為八曲古有宫商角徵羽五引梁以三朝元會奏之今改為五音其聲悉依

宮商不使差越惟迎氣於五郊降神奏之月令所謂孟春其音角是也通前為十三曲并内宮所奏天髙地厚二曲於房中奏之合十五曲其登歌法準禮郊特牲歌者在上匏竹在下大戴云清廟之歌懸一磬而尚拊搏又在漢代獨登歌者不以絲竹亂人聲近代以来有登歌五人别升於上絲竹一部進處階前此蓋尚書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之義也梁武論樂以為登歌者頌祖宗功業檢禮記乃非

元日所奏若三朝大慶百辟俱陳升工籍殿以詠祖
考君臣相對便須涕洟以此說非通還以嘉慶用之
後周登歌備鐘磬琴瑟階上設笙管今遂因之合於
儀禮荷瑟升歌及笙人立於階下間歌合樂是宴飲
之事矣登歌法十有四人鐘東磬西工各一人琴瑟
箏筑各一人并歌者三人執節七人並坐階上笙竽
簫笛塤篪各一人並立階下悉進賢冠絳公服斟酌
古今參而用之祀神宴會通行之若有大事臨軒陳

於階壇之上若冊拜王公設宮懸不用登歌釋奠則惟用登歌而不設懸古者人君食皆用當月之調以取時律之聲使不失五常之性調暢四體令得時氣之和故鮑鄴謂天子食飲必順四時有食舉樂所以順天地養神明可作十二月均感天和氣此則殿庭月調之義也祭祀既已分樂臨軒朝會並用當月之律正月懸太簇之均乃至十二月懸大呂之均欲感君人性情允協陰陽之序也又文舞六十四人並黑

介幘冠進賢冠絳紗連裳內單皁褾領襈裾革帶烏皮履十六人執翣十六人執帗十六人執旄十六人執羽左手皆執籥二人執纛引前在舞人數外衣冠同舞人武舞六十四人並服武弁朱褠衣革帶烏皮履左執朱干右執大戚依朱干玉戚之文二人執旌居前二人執鼗二人執鐸金錞二四人輿二人作二人執鐃次之二人執相在左二人執雅在右各工一人作自旌以下夾引並在武人數外衣冠同舞人武

始而受命再成而定山東三成而平蜀道四成而北狄是通五成而江南是拓六成復綴以闡太平高祖曰不須象功德宜象事可也然竟用之近代舞出入皆作樂謂之階步咸用肆夏令亦依定即周官所謂樂出入奏鐘鼓也又魏晉故事有矛俞弩俞及侏儒導引令據尚書宜云干羽禮文稱羽籥干戚令文舞執羽籥武舞執干戚其矛俞弩俞等盖漢高祖自漢中歸巴俞之兵執仗而舞也既非正典悉罷不用十

四年三月樂定牛宏等奏曰自金陵建社朝士南奔與中原隔絶三百年於兹矣今南征所獲梁陳樂人及晉宋旗章宛然俱至曩代所不服者今悉服之前朝所未得者今悉得之化洽功成於是乎在臣等伏奉明詔詳定雅樂博訪知音旁求儒彦研校是非定其去就取為一代正樂具在本司於是并撰歌辭三十首詔並令施用見行者皆停之其人間音樂流僻日久棄其舊體者並皆禁約務存其本

桼牛宏議樂事上言周禮奏黄鐘歌大吕奏太蔟歌應鐘皆是旋相為宫之義蔡邕明堂月令章句曰孟春月則太蔟為宫姑洗為商甤賔為角南吕為徵應鐘為羽大吕為變宫夷則為變徵他月倣此揚子雲曰聲生於律律生於辰故律吕歴十二辰行十二月循環運轉義無停止還相為宫者謂當其王月名之為宫今若十一月不以黄鐘為宫十二月不以太蔟為宫便是春木不生夏土不相

豈不陰陽失度天地不通哉劉歆鐘律書曰春宫秋律百卉必彫秋宫春律萬物必榮夏宫冬律雨雹必降冬宫夏律雷必發聲以斯而論誠為不易且律有十二令直為黄鐘一均惟用七律以外五律竟復何施恐失聖人制作本意故須依禮作旋相為宫之法上曰不須作旋相為宫且作黄鐘一均也其論甚善文帝獨用黄鐘惑於何妥之說也後宏極論六十律之謬帝雖善之終不見諸施行

云

先是高祖遣内史侍郎李元操直内史省盧思道等列清廟歌辭十二曲令齊樂人曹妙達於大樂教習以代周歌其初迎神七言象元基曲獻奠登歌六言象傾杯曲送神禮畢五言象行天曲至是宏等但改其聲合於鐘律而辭經敕定不敢易之至仁壽元年煬帝初為皇太子從享太廟聞而非之乃上言曰清廟歌辭文多浮靡不足以述宣功德請更議定於是

制詔牛宏柳顧言許善心虞世基蔡徵等更詳故實
創製雅樂歌辭其祀圜丘皇帝入至版位定奏昭夏
之樂以降天神升壇奏皇夏之曲受玉帛登歌奏昭
夏之樂皇帝降南陛詣罍洗洗爵訖升壇並奏皇夏
初升壇俎入奏昭夏之樂皇帝初獻奏諴夏之樂皇
帝既獻奏文舞之舞皇帝飲福酒作需夏之樂皇帝
反爵於坫還本位奏皇夏之樂武舞出作肆夏之樂
送神作昭夏之樂就燎位還大次並奏皇夏

煬帝詔以禮樂之事總付祕書監柳顧言少府副監何稠著作郎諸葛頴祕書郎袁慶隆等增多開皇樂器大益樂員郊廟樂懸並令新製帝復難於改作其議竟寢諸郊廟歌辭亦並依舊惟新造高祖廟歌辭九首令亡又遣祕書省學士定殿前樂工歌十四首又詔博訪知鍾律歌管者時有曹士立裴文通唐羅漢常保金等雖知操弄鄭雅莫分然總付太常詳令刪定議修一百四曲其五曲在宮調黃鍾也一曲應

調大吕也二十五曲商調太簇也一十四曲角調姑洗也一十三曲變徵調蕤賔也八曲徵調林鐘也二十五曲羽調南吕也一十三曲變宫調應鐘也其曲大抵以詩為本參以古調漸欲被之絃歌播之金石乃屬戎車不遑刋正禮樂之事竟無成功六年顧言等又奏宫内四時祭享還用太廟之樂歌功論徳别製其辭七廟同院樂依舊式又造享宴殿庭宫懸樂器布陳簨簴大抵同前而於四隅各加二建鼓三案

又設十二鎛鐘别鐘磬二架各依辰位為調合三十六架至於音律節奏皆依雅曲高祖時宫懸樂器惟有一部殿庭宴享用之平陳所獲又有二部宗廟郊丘分用之至是並於樂府藏而不用更造三部五郊二十架工一百四十三人廟庭二十架工一百五十人宴享二十架工一百七人舞郎各二等並一百三十二人顧言又增房内樂益其鐘磬奏議曰房内樂者主為皇后絃歌諷誦而事君子故以房室為名燕

禮鄉飲酒禮亦取而用也故曰用之鄉人焉用之邦
國焉文王之風由近及逺鄉樂以感人須存雅正既
不設鐘鼓義無四懸何以取正於婦道也磬師職云
燕樂之鐘磬鄭玄曰燕樂房内樂也所謂陰聲金石
備矣以此而論房内之樂不獨絃歌必有鐘磬也内
宰職云正后服位詔其禮樂之儀鄭玄曰薦徹之禮
當與樂相應薦徹之言雖施祭祀其出入賔客理亦
宜用請以歌鐘歌磬各設二簴土草絲竹並副之并

升歌下管總名房内之樂女奴肄習朝宴用之制曰可於是内宫懸二十簴其鎛鐘十二皆以大磬充去建鼓餘設並與殿庭同皇太子軒懸去南面設三鎛鐘於辰丑申三建鼓亦如之編鐘三簴編磬三虡共三鎛鐘為九虡其登歌减者二人簨虡金三博山樂器應漆者朱漆之其二舞用六佾其雅樂鼓吹多依開皇之故

始開皇初定令置七部樂一曰國伎二曰清商伎三

曰高麗伎四曰天竺伎五曰安國伎六曰龜兹伎七曰文康伎又雜有疏勒扶南康國百濟突厥新羅倭國等伎其後牛宏請存鞞鐸巾拂等四舞與新伎並陳因稱四舞按漢魏以来並施於宴享請並在宴會與雜伎同設於西凉前奏之帝曰其聲音節奏及舞悉宜依舊惟舞人不須捉鞞拂等及大業中煬帝乃定清樂西凉龜兹天竺康國疏勒安國高麗禮畢以為九部樂器創造大備清樂其始即清商三調是也

並漢來舊曲樂器形制幷歌章古辭與魏三祖所造皆被於史籍屬晉播遷夷羯竊據其音分散苻永固平張氏始於涼州得之宋武平關中因而入南不復存於內地及平陳後獲之高祖聽之善其節奏曰此華夏正聲也昔因永嘉流於江外我受天明命今復會同雖賞逐時遷而古致猶在可以此為本微更損益去其哀怨考而補之以新定律呂更造樂器其歌曲有陽伴舞曲有明君其樂器有鐘磬琴瑟擊琴琵

琶箜篌筑箏節鼓笙笛簫篪壎等十五種為一部工二十五人

按隋文帝考定樂律雖訖無成功然復雅樂而去淫聲則猶不悖於古也自煬帝競為新聲導欲增悲漫無紀極古樂於是乎掃地矣

西涼者起苻氏之末呂光沮渠蒙遜等據有涼州變龜茲聲為之號為秦漢伎魏太武平河西得之謂之西涼樂至魏周之際遂謂之國伎今曲項琵琶豎頭

箜篌之徒並出自西域云
龜玆者起自呂光滅龜玆因得其聲呂氏亡其樂分散魏平中原復獲之其聲後多變易至隋有西國龜玆齊朝龜玆土龜玆等凡三部開皇中其器大盛於閭閈時有曹妙達王長通李士衡郭金樂安進貴等皆妙絶絃管新聲奇變舉時爭相慕尚高祖病之
天竺者起自張重華據有涼州重四譯來貢男伎天竺即其樂焉

康國起自周代帝娉北狄為后得其所獲西戎伎因其聲歌

疏勒安國高麗並起自後魏平馮氏及通西域因得其伎後漸繁會

禮畢者本出自晉太尉庾亮家亮卒其伎追思亮因假為其面執翳以舞象其容取其謚以號之謂之為文康樂每奏九部樂終則陳之故以禮畢為名

始齊武平中有魚龍爛漫俳優朱儒山車巨象拔井

種瓜殺馬剥驢等竒怪異端百有餘物名為百戲周時鄭譯有寵於宣帝奏徵齊散樂人並會京師盖秦角觝之流者也開皇初並放遣之及大業二年突厥染干來朝煬帝欲誇之總追四方散樂大集東都聲聞數十里火光燭天百戲之盛振古莫比

故事天子有事於太廟備法駕陳羽葆以入於次禮畢升車而皷吹並作開皇十七年詔曰昔五帝異樂三王殊禮皆隨事而有損益因情而立節文仰惟祭

享宗廟瞻敬如在罔極之感情深茲日而禮畢升路鼓吹發音還如宮門金石振響斯則哀樂同日心事相違情所不安禮實未允宜改茲往式用宏禮教自今以後享廟日不須設鼓吹殿庭勿設樂懸在廟內及諸祭並依舊其王公以下祭私廟日不得作音樂至大業中宴享仍設鼓吹云

開皇初詔太常牛宏議定律呂於是博徵學者序論其法又未能決遇平江右得陳氏律管十有二枚並

以付宏遣曉音律者陳山陽太守毛爽及太樂令蔡子元于普明等以候節氣作律譜時爽年老以白衣見高祖授淮州刺史辭不赴官因遣恊律郎祖孝孫就其受法宏又取此管吹而定聲既天下一統異代器物皆集樂府曉音律者頗議考覈以定鐘律更造樂器以備皇夏十四曲高祖與朝賢聽之曰此聲滔滔和雅令人舒緩然萬物人事非五行不生非五行不成非五行不滅故五行用火尺其事火重用金尺

則兵用水尺則喪用土尺則亂用水尺則律吕合調天下和平魏及周齊貪布帛長度故用土尺令此樂聲是用水尺江東尺短於土長於水俗間不知者見玉作名為玉尺見鐵作名為鐵尺詔施用水尺律樂其前代金石並鑄毁之以息物議至仁壽四年劉焯上啓東宫論張冑元歷兼論律吕其大旨曰樂主於音音定於律音不以律不可克諧度律均鐘於是乎在但律終小吕數復黄鐘舊計未精終不復始故漢

代京房妄為六十而宋代錢樂之又更為三百六十

匪直長短失其差亦自管圍乖其數又尺寸意定莫

能詳考旣亂管絃亦乖度量焯皆校定庶有明發其

黄鍾管六十三為實以次每律減三分以七為寸法

約之得黄鍾長九寸大蔟長八寸一分四氂林鍾長

六寸應鍾長四寸二分八氂七分之四其年高祖崩

煬帝初立未遑改作事遂寢其書亦亡大業二年乃

詔改用梁表律調鐘磬八音之羆比之前代最為合

古其制度文議并毛爽舊律並在江都淪喪

開皇九年平成後牛宏辛彦之鄭譯何妥等參考古

律度各依時代制黄鍾之管皆徑三分長九寸度有

損益故聲有高下圓徑長短與度而差故容黍不同

云

萬寶常水尺律母黄鍾容黍一千三百二十

後齊神武霸府田曹參軍信都芳深有巧思能以管

候氣飛灰應每月所候又為輪扇二十四以測二十

四氣開皇九年平陳後高祖遣毛爽及蔡子元于普明等以候節氣依古於三重密屋之内以木為案十有二具每取律呂之管隨十二辰位置於案上而以土埋之上平於地中實葭莩之灰以輕緹素覆律口其每月氣至與律冥符則灰飛衝素散出於外而氣應有早晚灰飛有多少或初入月其氣即應或至中下旬間氣始應者或灰飛出三五夜而盡或終一月纔飛少許者高祖異之以問牛宏宏對曰灰飛半出

為和氣吹灰全出為猛氣吹灰不能出為衰氣和氣應者其政平猛氣應者其臣縱衰氣應者其君暴高祖駁之曰臣縱君暴其政不平非月别而有異也今十二月律於一歲内應並不同安得暴君縱臣若斯之甚也宏不能對令爽等草定其法爽因稽諸故實以著於篇名曰律譜其律大業末於江都淪喪

按候氣之説昔人言之而後人屢試卒無驗者辨在問答中

宋錢樂之因京房南事之餘更生三百律至梁博士沈重鍾律議曰易以三百六十策當期之日此律歷之數也淮南子曰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為六十音因而六之故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律歷之數天地之道也自古然矣重乃依淮南本數用京房之術求之得三百六十律各因月之本律以為一部以一部律數為母以一中氣所有日為子以母命子隨所多少各一律所建日辰分數也以之分配七音則

建日冬至之聲黄鍾為宫太蔟為商林鍾為徴南吕為羽姑洗為角應鍾為變宫𮎰賓為變徴五音七聲於斯和備其次曰建律皆依此類運行當日者各自為宫而商徴亦以次從以考聲徴氣辨識時序萬類所宜各順其節自黄鍾終於壯進一百五十律皆三分損一以下生自依行終於億兆二百九律皆三分益一以上生唯安運一律為終不生其數皆取黄鍾之實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為本以九三為法各

除其實得寸分及小分餘皆委之即各律之長也修其律部則上生下生宮徵之次也

按三百六十律之法可謂密矣然拾京氏六十律之餘巧而不能出古人十二律之範圍此特逞其臆智而無益於音律之實用者也

唐

高祖武德九年詔太常少卿祖孝孫定雅樂

唐受隋禪所傳南北之樂梁陳盡吳楚之聲周齊皆

邊鄙之音乃命祖孝孫協律郎竇璡正宫調起居郎

吕才習音韻協律郎張文收考律吕平其散漫為之

折衷初隋得陳山陽太守毛爽妙知京房律法布琯

飛灰順月皆驗爽時年老斗宏奏孝孫從其受律依

京房舊法推五音十二律為六十音明六之有三百

六十音還相為宫諸儒論難竟不施用帝即位孝孫

漸見親委奏請作樂從之璡討論故實撰正聲調一

太宗貞觀二年祖孝孫奏雅樂

孝孫考古聲作唐雅樂凡八十四調三十一曲十二和至是奏之上曰禮樂者聖人縁物以設教治之隆替豈由於此杜淹曰齊之將亡作伴侶曲陳之將亡作玉樹後庭花其聲哀思聞者悲泣豈可謂不在樂乎上曰悲喜在心非由樂也將亡之政民必愁苦故聞樂而悲矣今二曲俱存爲公奏之公豈悲乎魏徵曰樂在人和不在聲音也

司馬光曰禮者聖人之所履也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聖人履中正而樂和平又思與四海共之百世傳之于是乎作禮樂焉夫禮樂有本有文中和者本也容聲者文也二者不可偏廢先王守禮樂之本未嘗須臾去其心行禮樂之文未嘗須臾遠于身興于閨門著于朝廷被于鄉遂比鄰達于諸侯流于四海自祭祀軍旅至于飲食起居未嘗不在禮樂之中如此數十百年然後治化周浹鳳凰來儀也苟無其本徒有

其末一日行之而百日舍之則雖韶夏濩武之音亦
不能有以化一夫矣況齊陳淫昏之主亡國之音暫
奏於庭烏能變一世之哀樂乎而太宗遽云治之隆
替不由於樂何其發言之易而果於非聖人也惜哉
七年春正月宴玄武門奏七德九功舞
七德舞者本名秦王破陣樂上為秦王破劉武周軍
中相與作秦王破陣樂曲及即位宴會必奏之謂侍
臣曰雖發揚蹈厲異乎文容然功業由之被于樂章

示不忘本也封德彞曰陛下以聖武戡難陳樂象德文容豈足道哉帝矍然曰朕雖以武功興終以文德綏海内謂文容不如蹈厲斯過矣至是年更製歌詞名七德舞太常卿蕭瑀以為形容未盡請并寫劉武周薛仁杲竇建德王世充擒獲之狀上曰彼皆一時英雄朝臣或嘗北面事之覩其故主屈辱之狀能不傷乎瑀謝不及魏徵欲上偃武修文每侍宴見七德舞輒俛首不視見九功舞則諦觀之

十四年定廟樂

詔秘書監顔師古等撰定弘農府君至高祖大武皇

帝六朝樂舞名八座議皇祖弘農府君宣簡公懿王

三廟樂請同奏長發之舞太祖景皇帝廟樂請奏大

基之舞世祖元皇帝廟樂請奏大成之舞高祖大武

皇帝廟樂請奏大明之舞文德皇后廟樂請奏光大

之舞

二十三年高宗即位定太宗廟樂

太尉長孫無忌等議太宗廟樂請名崇德之舞文德

皇后廟停光大之舞

高宗上元三年詔太廟奏九功舞

九功本名功成慶善樂太宗生於慶善宫貞觀六年

幸之宴從臣賞賜閭里同漢沛宛太宗歡甚賦詩起

居郎吕才被之管絃名曰功成慶善樂冬至享讌及

國有大慶與七德之舞偕奏於庭是年詔惟圜丘方

澤太廟乃用餘悉罷

儀鳳三年幸九成宮奏破陣樂

初朝會常奏破陣樂帝即位不忍觀之乃不設至是幸九成宮置酒韋萬石曰破陣樂久廢非所以發孝思也帝復令奏之舞畢歎曰不見此樂垂三十年追思王業勤勞若此朕安可忘武功耶羣臣皆呼萬歲萬石又奏為國家者揖讓得天下則先奏文舞征伐得天下則先奏武舞神功破陣樂有武事之象功成慶善樂有文事之象用二舞時請先奏神功破陣樂

從之

弘道元年有事於嵩山詔議樂

時破陣慶善二舞每奏上皆立對上將封嵩山詔禮官議太常博士裴守真議曰二舞義均韶夏用兼賔祭皆祖宗盛德而子孫享之詳覩傳記未有皇上立觀之禮況升中大事九服仰垂拱之安百蠻懷率舞之慶甄陶化育莫匪神功豈於樂舞别申嚴敬臣議奏二舞時天皇不合起立諸臣並從守真議會封禪

事停不行而此後立觀之禮竟如守真言止

玄宗開元二年置左右教坊

舊制雅俗之樂皆隷太常上以太常禮樂之司不宜典倡優雜伎乃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樂又選樂工宮女數百人自教之謂之皇帝梨園弟子禮部侍郎張廷珪酸棗尉袁楚客皆上疏以上春秋鼎盛宜崇經術邇端士尚樸素以悅鄭聲好遊獵為戒上雖不能用欲開言路咸嘉賞之

作龍池樂

上初賜第隆慶坊坊南之地變為池及即位作龍池樂又作聖壽樂又作小破陣樂又作光聖樂又分樂為二部堂下立奏謂之立部伎堂上坐奏謂之坐部伎太常閱坐部不可教者隸立部又不可教者乃習雅樂時民間以帝自潞州還京師舉兵夜半誅韋后製夜半還京樂二曲帝又作文成曲與小破陣樂更奏之

六年定睿宗廟樂
高宗廟樂以鈞天名中宗廟樂為太和之舞而睿宗
奏景雲之舞
二十九年更定祖宗酌獻之舞
太常奏獻祖宣皇帝酌獻用光大之舞懿祖光皇帝
酌獻用長發之舞太祖景皇帝酌獻用大政之舞世
祖元皇帝酌獻用大成之舞高祖神堯皇帝酌獻用
大明之舞太宗文皇帝酌獻用崇德之舞高宗天皇

大帝酌獻用鈞天之舞中宗孝和皇帝酌獻用太和之舞睿宗大聖貞皇帝酌獻用景雲之舞

天寶元年定享玄元皇帝樂

命有司定玄元皇帝廟告享所奏樂降神用混成之樂送神用太一之樂

涼州獻新曲

涼州獻新曲帝御便坐召諸王觀之寧王憲曰曲雖佳然宫離而不屬商亂則暴君卑逼下臣僭犯上形

於音聲見於人事臣恐後日有播遷之禍帝默然及安史亂世乃思憲審音云上知音律又酷愛法曲選坐部伎子弟三百教于梨園聲有悞者上必覺而正之梨園法部更置小部音聲三十餘人上幸驪山楊貴妃生日命小部張樂長生殿因奏新曲未有名會南方進荔枝因名荔枝香上又好羯鼓而寧王憲善吹橫笛達官大臣慕之皆善言音律上常言羯鼓八音之領袖諸樂不可方也蓋本戎羌之樂其音太簇

一均龜茲高昌疏勒天竺部皆用之其聲噍殺特異衆樂

肅宗乾元元年詔太常考試鐘磬

上以太常鐘磬自隋以來所傳五音或有不調謂于休烈曰比親享郊廟每聽懸樂宮商不備鐘磬失度可盡將鐘磬來朕當於內自定太常集樂工考試數日審知差錯然後令別鑄造磨刻及事畢上臨殿親試考擊皆合五音羣臣稱慶又於內造樂章二十一

章送太常郊廟歌之

按隋文帝時以平陳所得古䋲多為妖變遂毀秦漢大鐘周景王之無射於此并盡又定制用水尺律樂其前代金石並鑄毀以息物議是唐時鐘磬之傳自隋者已無復前古所遺至肅宗時更加磨刻則又盡改舊制卒之所定之樂與漢律不符而古制無存後人更難考正故知定新制而毀舊䋲乃堅於自是而盪滅古法遺悮後人者也

寶應三年代宗即位定玄宗肅宗廟樂

有司奏玄宗廟樂請奏廣運之舞肅宗廟樂請奏維新之舞

代宗大歷十四年德宗即位詔罷梨園

樂之留者悉隷太常

定代宗廟樂

有司奏代宗廟樂奏保大之舞

順宗永貞元年定德宗廟樂

有司奏德宗廟樂奏文明之舞

憲宗元和元年定順宗廟樂

有司奏順宗廟奏大順之舞

十五年穆宗即位定憲宗廟樂

有司奏憲宗廟樂奏象德之舞

按穆宗廟樂奏和寧之舞敬宗廟樂奏大鈞之舞

文宗廟樂奏大成之舞武宗廟樂奏大定之舞昭

宗廟樂作咸亨宣宗懿宗僖宗舞號並闕

唐書禮樂志初隋用黄鍾一宫惟擊七鍾其五鍾設而不擊謂之啞鍾協律郎張文収乃依古斷竹為十二律高祖命與祖孝孫吹調五鍾叩之而應由是十二鍾皆用孝孫又以十二月旋相為六十聲八十四調其法因五音生二變因變徵為正徵因變宫為清宫七音起黄鍾終南吕迭為綱紀黄鍾之律管長九寸王於中宫土半之四寸五分與清宫合五音之首也加以二變循環無間故一宫二商三角四變徵五

徵六羽七變宮其聲由濁至清為一均凡十二宮調

皆正宮也正宮聲之下無復濁音故五音以宮為尊

十二商調調有下聲二宮商也十二徵調調有下聲

三宮商角也十二羽調調有下聲四宮商角徵也十

二變徵調居角音之後正徵之前十二變宮徵在羽

音之後清宮之前雅樂成調無出七聲本宮遞相用

惟樂章則隨律定均合以笙磬節以鐘鼓

舊書音樂志祖孝孫依京房舊法一律而生五音十

二律而為六十音因而六之故有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又祖述沈重依淮南本數用京房舊術求之得三百六十律各因其月律而為一部以律數為母以一中氣所有日為子以母命子隨所多少分直一歲以配七音起於冬至以黄鍾為宫太簇為商林鍾為徵南吕為羽姑洗為角應鍾為變宫㽔賔為變徵餘日建律皆依運行每日各以本律為宫旋宫之義由斯著矣

按唐志隋但用黄鍾一宫惟扣七鍾餘五鍾虚懸而不扣及孝孫建旋宫之法皆徧扣鍾無復虚懸者矣然其為用仍復律吕雜糅則是以紘定管從紘命律故隂陽各為均之義不著也

張文收既定樂復鑄銅律三百六十銅斛二銅秤二銅甌十四秤尺一斛左右耳與臀皆方積十而登以至於斛與古玉尺玉斗同皆藏於太樂署武后時太常卿武延秀以為奇玩乃獻之及將考中宗廟樂有

司奏請出之而枰尺已亡其跡猶存以常用度量校之尺當六之五量衡皆三之一至肅宗時山東人魏延陵得律一因李輔國獻之云太常諸樂調皆下不合黃鍾請悉更制諸鍾磬帝以為然乃悉取太常諸樂罷入禁中更加磨剡凡二十五日而成御三殿觀之以還太常然以漢律考之黃鍾乃太蔟也當時議者以為非是其後黃巢之亂樂工逃散金奏皆亡昭宗即位將謁郊廟有司不知樂懸制度太常博士殷

盈孫按周法以筭數除鎛鐘輕重髙卬黄鍾九寸五分倍應鍾三寸三分有半字玉海分下凡四十八等圖上口項之量及徑衡之圍乃命鑄鎛鐘十二編鐘二百四十宰相張濬為修奉樂懸使求知音者得處士蕭承訓等校石磬合而擊拊之音遂諧

樂縣之制宮縣四面天子用之若祭祀則前祀二日太樂令設縣於壇南内壝之外北嚮東方西方磬虡起北鍾虡次之南方北方磬虡起西鍾虡次之鎛鍾

十有二在十二辰之位樹雷鼓於北縣之内道之左右植建鼓於四隅置柷敔於縣内柷在右敔在左設歌鐘歌磬於壇上南方北嚮磬虡在西鐘虡在東琴瑟箏筑皆一當磬虡之次匏竹在下凡天神之類皆以雷鼓地祇之類皆以靈鼓人鬼之類皆以路鼓其設於庭則在南而登歌者在堂若朝會則加鐘磬十二虡設鼓吹十二案於建鼓之外案設羽葆鼓一大鼓一金錞一歌簫笳皆二登歌鐘磬各一虡節鼓一

歌者四人琴瑟箏筑皆一在堂上笙和簫篪塤皆一在堂下若皇后享先蠶則設十二大磬以當辰位而無路鼓軒縣三面皇太子用之若釋奠於文宣王武成王亦用之其制去宮縣之南面判縣二面唐之舊禮祭風伯雨師五岳四瀆用之其制去軒縣之北面皆植建鼓於東北西北二隅特縣去判縣之西面或陳於階間有其制而無所用

舊書音樂志樂縣庭廟以五綵雜飾軒縣以朱五郊

則各從其方色每先奏樂三日太樂令宿設縣於庭

其日率工人入居其次協律郎舉麾樂作仆麾樂止

文舞退武舞進若常享會先一日具坐立部樂名封

上請所奏御注而下

按舊志縣間設柷敔各一柷於左敔於右新志謂

柷在右敔在左今考徐景安樂書謂柷在左位於

寅敔在右位於戌也陳氏樂書柷居宮縣之東象

春物之成始也敔居宮縣之西象秋物之成終也

俱無柷右而敔左者夫柷以作之自宜在寅位應春象而居左敔以止之自宜在戌位應秋象而居右新志謂柷右而敔左似傳寫之誤

舊書音樂志舊皇后庭但設絲管大業尚侈始置鐘磬猶不設鎛鐘以鎛磬代武太后稱制用鐘因而莫革

凡植者為簨橫者為虡虡以縣鐘磬皆十有六周人謂之一堵而唐人謂之一虡自隋以前宮縣二十虡

及隋平陳得梁故事遂用三十六虡唐初因隋舊高宗蓬萊宮成增用七十二虡武后時省之開元禮定始依古著為二十虡至昭宗時張濬修樂縣乃言舊制太清宮南北郊社稷及諸殿庭用二十虡而太廟含元殿用三十六虡濬以為非古而廟庭狹隘不能容三十六乃復用二十虡而鐘虡四以當甲丙庚壬磬虡四以當乙丁辛癸與開元禮異而不知其改制之時或說以鐘磬應陰陽之位此禮經所不著

按禮記龍簨虡注橫曰簨植曰虡詩虡業維樅注同舊志亦云橫曰簨竪曰虡新志獨以植者為簨橫者為虡似亦傳寫之誤

舊書音樂志魏晉以來但云四廂金石而不言其數或八架或十架或十六架梁武始用二十六架後增三十六架後魏周齊皆二十六架周建德中復梁三十六架隋文省煬帝又復之唐初用三十六架高宗時七十二架武后遷都乃省之昭宗時宗廟焚毀榷

以少府監廳為太廟其庭甚狹議者諭縣樂之架不同張濬奏議曰臣伏惟儀禮宫縣之制陳鎛鐘十二架當十二辰之位甲丙庚壬各設編鐘一架乙丁辛癸各設編磬一架合為二十架樹建鼓於四隅當乾坤艮巽之位以象二十四氣宗廟殿庭郊丘社稷皆用此制周漢魏晉六朝並祗用二十架隋氏平陳檢梁故事乃設三十六架國初因之不改高宗初成蓬萊宫充庭七十二架尋乃省之則簨虡架數太多本

近於侈止於二十架正協禮經兼今太廟中地位甚狹樂架不可重沓鋪陳請依周漢魏晉宋齊六代故事用二十架從之

按張濬奏引六代樂縣之數視舊志所臚舉者較為晝一新志謂自隋以前宮縣二十簴亦與濬合但隋志云晉及宋齊縣鐘磬皆十六架設建鼓於四隅則合建鼓始得為二十架而濬所議者建鼓不在二十架之内即不得云依魏晉宋齊故事用

二十架也隋志梁鐘磬合三十六架植建鼓於四隅不聞有合成四十架之說固知建鼓舊不合算而魏晉宋齊皆祗十六架應以隋志與舊志為準如濬奏所云魏晉六朝並用二十架與新志隋以前二十虡之說皆未可憑矣然隋志謂梁氏之初樂縁齊舊則梁武帝始亦用十六架後增三十六架舊志梁武始用二十六架之説殊有不合又隋志云齊遵魏典宮縣鐘磬合二十架設建鼓於四隅

周六代樂成其宮縣依梁三十六架則舊志後魏周齊皆二十六架之説俱不合矣總之用二十架者縱使合建鼓以符二十四氣之説亦祇二十四架不應有二十六架之數也舊志云云殆傳寫之誤偽景安樂書云甲丙庚壬設編鐘以應陽乙丁辛癸布編磬以應隂陳十二鎛鐘自子至亥各當辰位之上以應律節聲也植建鼓於四隅配乾艮巽坤之位合二十四架象二十四氣也似為近之

凡樂八音唐獨宮縣與登歌鼓吹十二案樂器有數餘皆略而不著而其物名具在八音一曰金為鎛鐘為編鐘為歌鐘為錞為鐃為鐲為鐸二曰石為大磬為編磬為歌磬三曰土為壎為嘂嘂大壎也四曰革為雷鼓為靈鼓為路鼓皆有鼗為建鼓為鼗鼓為縣鼓為節鼓為拊為相五曰絲為琴為瑟為頌瑟頌瑟箏也為阮咸為筑六曰木為柷為敔為雅為應七曰匏為笙為竽為巢巢大笙也為和和小笙也八曰竹

為簫為管為篪為笛為舂牘此其樂器也

祖孝孫已定樂乃曰大樂與天地同和者也制十二和以法天之成數號大唐雅樂一曰豫和會要作元和二曰順和三曰永和四曰肅和五曰雍和六曰壽和七曰太和八曰舒和九曰昭和十曰休和十一曰正和十二曰承和孝孫已卒張文收以為十二和之制未備乃詔有司釐定而文收考正律吕起居郎吕才叶其聲音樂曲遂備自高宗以後稍更其曲名開元定

禮始復遵用孝孫十二和其著於禮者一曰豫和以
降天神冬至祀圜丘上辛祈穀孟夏雩季秋享明堂
朝日夕月廵守告於圜丘燔柴告至封祀太山類於
上帝皆以圜鐘為宫三奏黄鍾為角太簇為徵姑洗
為羽各一奏文舞六成五郊迎氣黄帝以黄鍾為宫
赤帝以函鍾為徵白帝以太簇為商黒帝以南吕為
羽青帝以姑洗為角皆文舞六成二曰順和以降地
祇夏至祭方丘孟冬祭神州地祇春秋社廵狩告社

宜於社禪社首皆以函鍾為宫太簇為角姑洗為徵南吕為羽各三奏文舞八成望於山川以蕤賓為宫三奏三曰永和以降人鬼時享禘祫有事而告謁於廟皆以黄鍾為宫三奏大吕為角太簇為徵應鍾為羽各三奏文舞九成祀先農皇太子釋奠皆以姑洗為宫文舞三成送神各以其曲一成蜡兼天地人以黄鍾奏豫和蕤賓姑洗太簇奏順和無射夷則奏永和六均皆一成以降神而送神以豫和四曰肅和登

歌以奠玉帛於天神以大呂為宮於地祇以應鍾為宮於宗廟以圜鍾為宮祀先農釋奠以南呂為宮望於山川以函鍾為宮五曰雍和凡祭祀以入俎天神之俎以黄鍾為宮地祇之俎以太簇為宮人鬼之俎以無射為宮又以徹豆凡祭祀俎入之後接神之曲亦如之六曰夀和以酌獻飲福以黄鍾為宮七曰太和以為行節亦以黄鍾為宮凡祭祀天子入門而即位與其升降至於還次行則作止則止其在朝廷天

子將自內出撞黃鍾之宮右五鐘應乃奏之其禮畢
興而入撞蕤賔之鐘左五鐘應乃奏之皆以黃鐘為
宮八曰舒和以出入二舞及皇太子王公羣后國老
若皇后之妾御皇太子之宮臣出入門則奏之皆以
太簇之商九曰昭和皇帝皇太子以舉酒十曰休和
皇帝以飯以肅拜三老皇太子亦以飯皆以其月之
律均十一曰正和皇后受册以行十二曰承和皇太
子在其宮有會以行若駕出則撞黃鐘奏太和出太

極門而奏釆茨至於嘉德門而止其還也亦然

舊書音樂志孝孫制十二和樂祭圜丘以黄鐘為宫方澤以林鍾為宫宗廟以太簇為宫五郊朝賀饗宴則隨月用律為宫祭天神奏豫和之樂地祇奏順和宗廟奏永和天地宗廟社稷登歌俱奏肅和皇帝臨軒奏太和王公出入奏舒和皇帝食舉及飲酒奏休和皇帝受朝奏政和皇太子軒縣出入奏承和元日冬至皇帝禮會登歌奏昭和郊廟俎入奏雍和皇帝

祭享酌酒讀祝文及飲酒受胙奏壽和五郊迎氣各以月律而奏其音及孝孫卒後張文收言郊禋用樂事未周備詔文收與太常掌禮樂官更加釐定於是依周禮祭昊天上帝以圜鍾也夾鍾為宮黃鍾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羽奏豫和之舞若封太山同用此樂若地祇方丘以函鍾也林鍾為宮太簇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奏順和之舞禪梁甫同用此樂祫禘宗廟以黃鍾為宮大呂為角太簇為徵應鍾為羽奏永和

之舞五郊日月星辰及類於上帝黄鍾為宫奏豫和之曲大蜡大報以黄鍾太蔟姑洗㽔賓夷則無射等調奏豫和順和永和之曲明堂雩以黄鍾為宫奏豫和之曲神州社稷藉田以太蔟為宫雨師以姑洗為宫山川以㽔賓為宫並奏順和之曲饗先妣以夷則為宫奏永和之舞大饗讌奏姑洗㽔賓二詞皇帝郊廟食舉以月律為宫並奏休和之曲皇帝郊廟出入奏太和之樂臨軒出入奏舒和之樂並以姑洗為宫

皇帝大射姑洗為宮奏騶虞之曲皇太子奏貍首之
曲皇太子軒縣姑洗為宮奏永和之曲
通典開元中又造三和樂共十五和曰祴和王公升
殿會訖下階履行則奏之曰豐和享先農則奏之曰
宣和孔宣父殿齊太公廟奏之
按舊志十二和樂合三十一曲八十四調通典十
二和樂合四十八曲八十四調曲數互異
初隋有文舞武舞至祖孝孫定樂更文舞曰治康武

舞曰凱安舞者各六十四人文舞左籥右翟與執纛而引者二人皆委貌冠黑素絳領廣袖白袴革帶烏皮履武舞左干右戚執旌居前者二人執鼗執鐸皆二人金錞二輿者四人奏者二人執鐃二人執相在左執雅在右皆二人夾導服平冕餘同文舞朝會則武弁平巾幘廣袖金甲豹文袴烏皮鞾執干戚夾導皆同郊廟凡初獻作文舞之舞亞獻終獻作武舞之舞太廟降神以文舞每室酌獻各用其廟之舞禘祫

遷廟之主合食則舞亦如之儀鳳二年太常卿韋萬石定凱安舞六變一變象龍興參墟二變象克定關中三變象東夏賓服四變象江淮平五變象玁狁服從六變復位以崇象兵還振旅

按化康即治康高宗崩改治康舞曰化康以避諱

唐之自製樂凡三大舞一曰七德舞二曰九功舞三曰上元舞七德舞者本名秦王破陣樂

舞圖左圓右方先偏後伍交錯屈伸以象魚麗鵞鸛

命呂才以圖教樂工百二十八人被銀甲執戟而舞凡三變每變為四陣象擊刺往來歌者和曰秦王破陣樂後令魏徵褚亮虞世南李百藥更製歌詞名曰七德舞舞初成觀者皆扼腕踊躍諸將上壽羣臣稱萬歲蠻夷在廷者請相率以舞自是元日冬至朝會慶賀與九功舞同奏舞人更以進賢冠虎文袴螣蛇帶烏皮鞾二人執旌居前其後更號神功破陣樂

舊志令呂才依圖教樂工百二十人與新志人數小異數曰

而就更名七德之舞癸巳奏之（會要正月十五日）

按樂以八佾為數慶善樂用六十四人破陣之數倍之自應從新志作百二十八人然上元舞用百八十人又似從百二十人加三之一

又按太宗李靖問對靖曰臣觀陛下所製破陣樂舞前出四表後綴八旛左右折旋趨走金鼓各有其節此即八陣圖四頭八尾之制也人間但見樂舞之威豈有知軍容如斯者帝曰兵法可以意授

不可以語傳朕為破陣樂唯卿已曉其表矣云云此當時堂廉歡洽隨興問答後人紀之云爾夫八陣六花皆在其餘握奇一語安有兵容可以樂舞傳者哉

九功舞者本名功成慶善樂以童兒六十四人冠進德冠紫袴褶長袖漆髻屣履而舞號九功舞進蹈安徐以象文德麟德二年詔郊廟享宴奏文舞用功成慶善樂曳履執紼服袴褶童子冠如故武舞用神功

破陣樂衣甲持戟執纛者被金甲八佾加簫笛歌鼓列坐懸南若舞即與宮懸合奏其宴樂二舞仍别設焉

按破陣樂先有舞而後命魏徵等撰歌慶善樂先有歌而後命呂才製舞破陣之為七德改名於數年之後慶善之為九功即自製舞時定名

上元舞者高宗所作也舞者百八十人衣畫雲五色衣以象元氣其樂有上元二儀三才四時五行六律

七政八風九宮十洲得一慶雲之曲大祠享皆用之

至上元三年詔惟圜丘方澤太廟乃用餘皆罷

上元三年詔神功破陣樂不入雅樂功成慶善樂不可降神亦皆罷而郊廟用治康凱安如故儀鳳二年韋萬石奏請作上元舞兼奏破陣慶善二舞而破陣樂五十二徧著於雅樂者二徧慶善樂五十徧著於雅樂者一徧上元舞二十九徧皆著於雅樂

舊志儀鳳二年十一月六日韋萬石奏今月六日奉

勑若懸作上元舞曰仍奉神功破陣樂及功成慶善樂謹按立部伎內破陣樂五十二徧修入雅樂衹有兩徧名曰七德立部伎內慶善樂七徧修入雅樂衹有一徧名曰九功上元舞二十九徧全入雅樂一無所減每見祭享日三獻已終上元舞猶自未畢今更加破陣樂恐酌獻已後歌舞更長其雅樂內破陣慶善上元三曲並望修改通融令長短與禮相稱冀望久長安穩從之

所傳至其末年往往亡缺

御製律呂正義後編卷八十三